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三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八

起戊辰宋寧宗嘉定元年盡甲申宋寧宗嘉定十七年　凡十七年

戊辰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　春正月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

三月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畀金

枏還自汴三月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畀金

枏至汴請依靖康故事世為伯姪之國增歲幣為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枏言奏于金主璟璟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韓侂胄事枏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枏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枏曰已十餘

年平章國事才二年耳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楠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遣楠特書求函侂冑首以贖淮南楠還言于朝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斷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冑及師旦之首付王楠送金師以易淮陜侵地

發明 嗚呼宋事至此漫不可為大抵為國之道當以自强而勉於為善則國之大小不足計也

致堂胡氏曰有父之讐忍耻不報則曰春秋貴息兵以華夏之尊臣服仇敵則曰文王事昆夷宋自高宗以迄於今武功之不競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國勢之不振未有殊於此時者也始即和議一事覩之開禧啓釁兵連禍結淮南陜右相繼陷没民之死於鋒鏑者不可勝計而竟不能與之一決徒

以遣使連肩丐求和好欲增歲幣則不吝增之欲得首謀則以首畀之如子事父罔敢違逆殊不知國體之損亦多矣當時樓鑰諸臣以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然亦誤矣蓋已斃之首固不足惜一國之體誠為可惜畀之以首其如國體何然則宋之君臣奚若是之愚哉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爾

廣義　二姦死首固不足惜與之適足以弱國體耳

復秦檜爵謚

廣義　和議乃檜亡宋之術非為宋之本心也宋人至此尚不覺悟悲哉或云此畏金其言然矣

臨安大火

火凡四日焚御史臺等官舍十餘所民舍五萬八千九十七家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甚衆城中廬舍千燬其七百官多僦舟以居民訛言相驚亡賴因而縱火為姦

發明

秦檜權姦誤國得以棺槨全終不為不幸又何王爵之可加乎前書追奪王爵改謚繆醜此固天下之公議於茲而復抑何禮耶然追奪之者必悟和議之失耳前日之奪是則今日之復為非今日之復是則前日之奪為非寧宗必居一於是矣當是闕政匪一奚屑屑以復秦檜之爵謚為事哉秦檜之爵謚甫復臨安之大火隨見夫以賊檜之見絕於天而災異感之速於桴鼓之相應此蓋人神共憤特借此以示宋不宜追復焉爾惜乎寧宗不足以語此也綱目比此而書之其義自見

夏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

王柟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黄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顔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

衛涇罷○林大中卒○秋七月召丘崈同知樞密院事未至卒

崈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報敵其忠義蓋天性也

八月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

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爲太常少卿侂胄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囘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賛之功爲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

廣義　機鑰並用可謂得人文無美詞而美自見矣

賑江淮流民

出米二十萬石錢一百萬緡命江浙制置司賑之

九月金遣使來和議成

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呂中曰和戎國家之不得已也然必有以折其氣而後可以要其成今嘉定之和

敵有求於我歟我有求於敵歟彼欲得權倖之首則與之彼欲增歲幣之數則與之屈已而和皆由於我敵情反覆寧無易我之心乎未及數期渝盟犯順然則和議詎可恃邪

發明 開禧至是宋遣使如金往來不一必飽其欲然後報聘其輕侮於宋可知也目和議成譏宋也宋金不共戴天之讐累世偷安固無足啇然縱不能定鼎于中原亦當保境自守勿與通和以示不忘大讐可也夫何既啟敵釁仍又乞盟屈已於敵有求必得意以讐不可復敵為可信女真之志遂矣其如宋室何哉莊公與齊通好君子以為親仇讐而譏之宋之和金奚異於是直書于冊深貶之

也

冬十月以錢象祖史彌遠為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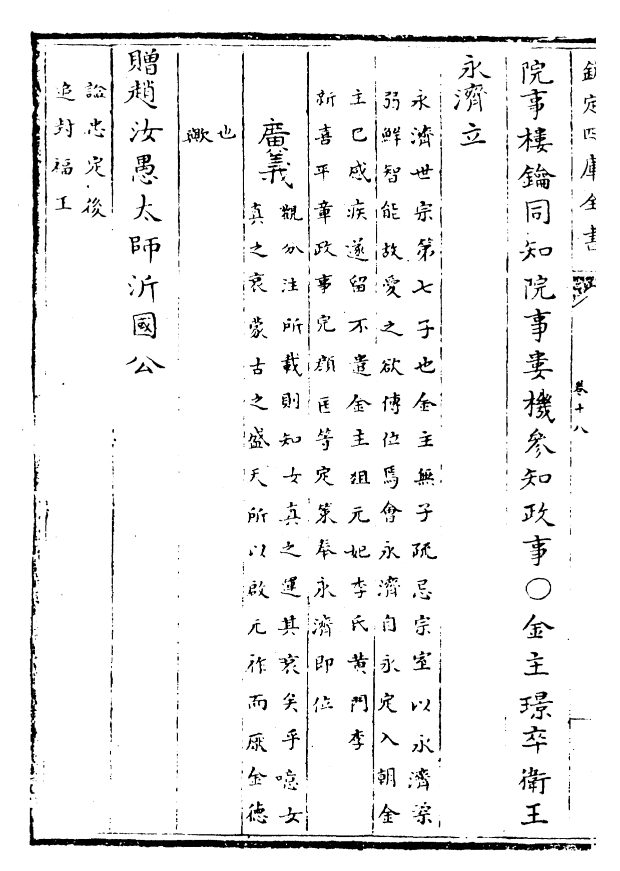
院事樓鑰同知院事婁機參知政事○金主璟卒衛王永濟立

永濟世宗第七子也金主無子疏忌宗室以永濟柔弱鮮智能故愛之欲傅位焉會永濟自永定入朝金主已感疾遂留不遣金主祖元妃李氏黄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顏匡等定策奉永濟即位

廣義 觀分注所載則知女真之運其衰矣乎噫女真之衰蒙古之盛天所以啟元祚而厭金德也歟

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

謚忠定後追封福王



發明汝愚輔相光宗有奠安宗社之功固非他相比也然誣遘讒忌以沒其身至是追復官爵加以褒贈是亦公論之不容泯者書以予之宜矣

十二月錢象祖罷

己巳　二年金主永濟大安元年春正月以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院事○夏四月金主永濟殺其故主璟妃李氏

初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為儲貳平章政事布薩端承金主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為尼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詔中

外而殺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布薩蛤為右丞相

發明　永濟章宗之弟李氏章宗之妃永濟承章宗之統其可因讒而殺兄之妾乎蓋宫人損胎又非李氏之故永濟不能察理無辜殺之則是傷其故兄之情矣正名定分永濟安得而擅殺哉故綱目斥名而書殺所以深罪之也

廣義　永濟初立即肆殘忍而自斬其澤豈能享國久乎

五月起復右丞相史彌遠

彌遠以母憂歸治喪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

發明　未有書起復者書起復何譏也非有金革之事奪人之喪自奪其喪皆非矣故雖以舊職

起復而書若新職者所以志其非全革也然起復由君終喪由臣苟能力辭不起寧宗安得而強之乎蓋由慕富貴之心勝哀禮法之心輕一聞起復怡然就道累無可否於其間者豈不深可哀哉直書起復其惡自見矣

廣義 大抵居廟堂而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宰相之重即唐虞之百揆有周之冢宰故百官焉以表率庶民焉以仰賴為上為德為下為民社稷之安危係焉生民之休戚關焉誠所謂禮樂之原風化之本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乎一有偏蔽則上無以正君下無以善俗所謂辟則為天下僇者此也況孝為百行之源相乃百僚之倡焉可棄衰經以饕富貴而犯不韙之名乎且明王以孝治天下也猶不思曰三年通喪貴賤無問孝宗能行三年之喪士庶賢之光宗不肯成服

人心雖貳吾為首相奚可冒哀臣服上與天子相唯諾耶縱不愧于人獨不愧于心乎蓋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此心既忍為此則何事而不可為耶其流毒至于殺濟王者此其心一念之忍故也厥後執政起復恬不知耻動以彌遠藉口甚則至於賈似道復以亡家者皆彌遠之作俑也居是位者可不鑒諸

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全降夏自是益衰

秋八月罷四川宣撫司〇冬十二月輝和爾國降于蒙古

輝和爾唐之高昌也

庚午 三年（金大安二年）夏四月朔日食○秋八月夏侵金葭州

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甞交兵至是苛蒙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永濟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遂侵葭州金慶努擊敗之而去

冬十二月婁機罷

機立朝能正言好稱奬人才不貴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至是以老罷

蒙古侵金

金主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為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

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侯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食絶莸嚴兵為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傳説邊事

發明　外邦相攻不書此何以書著蒙古之漸強明女真之漸弱也侵者潛師入境之謂自是兵連禍結而浸為傾宋之讖矣故特謹而書之

廣義　金人之亡其兆于此且邊事之報是豈當禁者耶其禁百姓傳説邊事者即後唐怕見石郎之説也可笑也夫

四年　金大安三年

春三月臨安大火

焚省部等官舍延及太廟詔遷神主于壽慈宮三日火息仍遷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焚民居二千七十餘家

發明 臨安大火至是屢見矣嘉泰元年一書四年一書嘉定元年一書是年一書然前之所驗者為侂胄擅權開邊啟釁而發此之所驗者為金人浸強漸為宋患之應嗚呼禍患未形而災異先見無非欲世主兢業自強勉於為善故耳宋之君臣方且既與敵盟常款歡好而置邊事於不問豈有災異類仍視為常數而般樂怠傲者尚可與論治國之道哉一書再書存後鑒也

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

初納哈塔邁珠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邁珠曰近見其鄰部

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始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惜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因之及蒙古侵掠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濼以進金主始恐釋萬珠而遣西北路招討使鈕祜祿哈達求和蒙古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通吉遷嘉努參知政事完顏呼實行省于撫州西京留守赫舍哩呼沙呼行樞密院事以禦蒙古

廣義抑觀阿古達之造金也何其智勇之多永濟之繼世也何其愚弱之甚噫此豈人之所能哉今也金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昔也汴宋求和于金人金人亦嘗不許孰謂天道之不好還也哉

六月遣使如金不至而還

賀生辰也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泝州而還尋詔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飭邊備

癸明

昭二十三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君子明其有疾乃復殺恥也寧宗遣使如金固多而一見止不得入以中國之冑萬乘之君執幣帛修敵國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哀矣胡氏曰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强自强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立身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寧宗内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强敵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恥自强之心其國勢陵夷終於不振其自取之哉

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

遵頊改元光定

號安全曰襄宗

蒙古攻金西京留守赫舍哩呼沙呼棄城遁金西北諸州皆降蒙古

金通吉遷嘉努完顏呼實至烏舍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高舍堡及烏雲營蒙古主乘勝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呼沙呼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口遂取西京及桓撫州蒙古主復遣其子卓沁察罕台烏格台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欒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于蒙古

發明

呼沙呼既為留守親統强兵當蒙古驟至之時正委身報國之日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

此自明而乃效匹夫之行逋逃苟免不亦恥乎由是而北諸州皆降蒙古其罪可勝誅哉特書棄城逃所以著其不知命之罪也金氏之亡於茲決矣

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蒙古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

蒙古主既破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糾堅監軍完顏萬努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呼實寧重兵為後繼或謂糾堅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糾堅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于貛兒嘴糾堅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糾堅等戰金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

蒙古兵乘銳而前呼實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又大敗呼實僅以身免走入宣德蒙古兵乘勝薄宣德遂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遂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泰州刺史珠格高琪屯通玄門外尋降呼實為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

發明春秋之法言敗不言戰均敵也書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所以惡金主失道故以金兵自行為文行師之道當得老成之人今以四十萬衆而無所統又以小人臨之取敗之道也夫以步騎四十萬之衆一旦無故而敗績然則金之不亡豈有是理守大掠而去所以見金人雖有精兵而

人不用命師徒撓敗國勢漸危悲夫雖然金人憑陵中國佔據土宇兵連禍結今而蒙古之侵殆亦天意假手以見好還之報耳夫豈偶然之故哉

冬十一月朔日食○金以圖克坦鎰為右丞相赫舍哩呼沙呼為右副元帥

鎰為上京留守聞中都戒嚴曰事急矣乃遣兵二萬遣同知烏克遜鄂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先是鎰上言曰自國家與達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實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瑆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從瑆謀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

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恥哉　呼沙呼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三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荆關殺來水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為右副元帥呼沙呼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德金主與之三千令屯端川呼沙呼不悅

金益都楊安兒兵起

初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粥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為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詔招鐵瓦敢戰軍得十餘人以唐古哈達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至雞鳴山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揖

聚黨攻掠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發明　按劉氏書法曰兵起何盜也盜也曷為以兵起書金仇敵也然則曷為不書起兵衆詞也與起義者微興矣夏人蒙古侵不書寇敵不書盜皆所以貶而外之之詞也綱目之旨綦嚴矣哉後書起兵亦倣此

壬申　五年　金崇寧元年　春三月金赫舍哩呼沙呼有罪放歸田里

呼沙呼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韃靼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

蒙古克金宣德府

蒙古主既克宣德遂攻德興府坎墉而登金人架之蒙古兵不利蒙古主第四子圖壁與齊奇駙馬復擁梢先登而射之金兵引卻蒙古遂盡拔德興境内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

夏五月安南王李龍翰死其壻陳日煚襲主國事

龍翰卒子昊旵嗣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壻陳日煚因襲取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二十餘年而易姓

金河東陝西大饑

斗米錢數千流莩滿野

發明 胡氏曰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饑饉旱乾之類是也是時女真中微四境洶洶生民塗炭河東陝西根本之地而乃斗米錢數千流莩滿野兼之兵戈四起魚肉羣黎金之業亦殆矣哉即綱目之所書驗金國之得失則人心天命可以觀矣

金泰安劉二祖兵起掠淄沂州○秋七月雷雨太廟屋壞

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己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

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因已妄謂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内撿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泰養安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癸明文十三經書世室屋壞君子譏其怠慢蓋太廟天子祖宗之廟也書太廟屋壞譏久不脩也何以知其久乎自常時不雨則無壞道也雷雨於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寧宗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家室哀剝之由垂戒切矣

鷹義德秀之疏可謂通天人之至言也寧宗得此而不知省其無敬天之實可知已書曰達於上下敬哉有土寧宗何足以知此

癸酉六年（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貞祐元年）春正月宇文紹節卒○二月樓鑰罷○故遼人耶律瑠格取金遼東州郡自立為遼王

瑠格契丹人仕金為北邊千户蒙古兵起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瑠格不自安遁至龍安聚衆至十餘萬自為都元帥遣使附于蒙古金遣呼實率兵往攻瑠格大敗之遂自立為遼王改元元統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

發明書故遼人予義也遼為金滅不共戴天苟能倡義復君之地者亦綱目之所予瑠格遼國之胄既取故地自立為王少延遼國之祀豈不深可取哉故書予之綱目急於復讐之意切矣

夏四月以章良能參知政事○五月夏侵金保安慶陽○金主永濟復以赫舍哩呼沙呼為右副元帥秋八月呼沙呼弒永濟而立昇王珣自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

金主復用呼沙呼使將兵屯燕城北圖克坦鎰諫不聽呼沙呼與其黨完顏綽諾富察陸綿烏庫哩道剌等謀作亂會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呼沙呼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呼沙呼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圖克坦南平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為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韃靼至北闕已接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使其黨圖克坦金壽召圖

坦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呼沙呼遇之於馬上手刃殺之完顔實古訥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死之呼沙呼至東華門護衛實呼奇爾等納之呼沙呼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遣武衛兵二百固守之呼沙呼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呼沙呼人臣取之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為逆豎奪璽邪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呼沙呼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圖克坦鎰以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於閭巷鎰乃還第呼沙呼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翼王章宗

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呼沙呼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弑金主於邸時克顏納將兵十萬行省事于縉山呼沙呼誘而殺之因盡散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圖克坦鎰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其子守忠為太子追廢永濟為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謚曰紹

發明　書復以赫舍哩呼沙呼為右副元帥貳過之詞也春秋之法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弑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弑鄭歸生以憚老懼譖而書弑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弑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弑呼沙呼身為元帥親行悖逆執其主于宮使宦者李思中弑之謀立昇王尚復何辭綱目凡專國之臣於其進爵則必以自為書之況呼沙呼擁兵脅制弑君立幼天子在其掌握則

以自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書之夫豈過哉例以春秋誅心之法參諸綱目之所書而益信

廣義 永濟闇弱呼沙呼暴橫難乎免於其弑矣若然非蒙古能亡女真女真自亡之耳於蒙古乎何尤

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珠格高琪于懷來進圍熱高琪還殺呼沙呼金主以高琪為左副元帥

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珠格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萬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克特卜齊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洛伯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克特卜齊等合既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奇爾台哈台二將

圍守中都方蒙古兵至旱河欲渡高橋呼沙呼病足乗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呼沙呼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糺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呼沙呼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呼沙呼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兵大潰高琪自度必為呼沙呼所殺乃以糺軍入中都圍呼沙呼之第呼沙呼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絓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呼沙呼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為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

行賞

發明　殺者殺無罪也呼沙呼弑君之賊法所必討金不能殺而高琪殺之宜也何不書誅而書殺原情也呼沙呼固為有罪然高琪之殺非誠於討賊者特因師敗懼誅殺之所以避已之罪耳故

書殺而不書誅不予其討有罪也金主不別可否遂受元帥之職何其名器之倒施乎然則綱目上書蒙古大敗高格高琪而下書高琪還殺呼沙呼則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豈以亂賊之故而遂廢權衡之公哉

廣義 呼沙呼暴横而弑其主天假手于高琪殺之嗚呼上天之降罰豈稍爽其報復哉

蒙古以史天倪為萬戸屯霸州

時蒙古穆呼哩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永清人史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穆呼哩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為萬户領降人家屬屯霸州

十二月夏取金涇州○蒙古分兵拔金河北河東諸州郡

蒙古留哥爾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韃靼兵為三道命其子帖沁察罕台烏格台三人為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洺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黄河大掠平陽太原别将克特卜齊等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于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圖疊由中道破雄漠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為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遥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惟大名真

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

甲戌 七年 金貞祐二年 春正月章良能卒○三月召安丙同知樞密院事未至改知潭州

丙使所愛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襲秦州敗歸沔州都統制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之而訟丙于朝故有潭州之命

金以其故主永濟之女歸蒙古夏四月及蒙古平

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為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金

丞相高琪言于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為之計金主然之遂遣承暉求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東海郡侯少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金主以蒙古既和大赦其國內

分注云金遣承暉往求和且許以公主歸之

廣義

金銀男女各五百嗚呼金索宋金銀未已尋以之而許蒙古所謂黃雀利于螳螂而挾彈者已在其後矣天網之密良可畏夫然則書曰及者何以見金人之汲汲然也

兩國强弱之勢判矣

金以布薩安貞為山東安撫使○金左丞相圖克坦鎰

卒

金主將遷都于汴鎰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鎰尋卒鎰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

廣義　圖克坦鎰諫遷都策最為有得金主不聽者是自促其亡也而由乎蒙古哉

五月金主珣徙都汴乣軍叛降蒙古秋七月蒙古復圍燕

金主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于汴諫者皆不納五月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

左丞稷延盡忠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啟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為疑我之計耳復閫南侵金主至良鄉命護衛糺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糺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素溫推卓多以實呼勒北拉爾三人為帥北還完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卓多擊敗之兵勢既張遣使乞降於蒙古蒙古主遂遣明安援卓多合其兵以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為不可平章珠格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

發明 孟子曰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效死者義也是時西北盡失所存者燕京乃金咽喉

之地必守而不可棄也況既與敵和復謀遷汴不惟人心不從抑且敵得藉口既而扈衛軍亂敵復圍燕自是燕京甫失敵長驅以至於汴矣然則金之遷國果何益哉苟信圖克坦鎰之言勿為妄動則國亦未至於遽亡也惜乎金主不足以語此耳吁

廣義 蒙古之於女真嘗欲得其瑕釁而指為興兵之端金之南遷適足以為蒙古之口實也且逆女未幾而敗盟蒙古肆侮于金也甚矣然則蒙古之欲進取詎可以盟誓要乎

罷金歲幣

時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畧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

絶黄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據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敵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敵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邉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驕興不能為我患以苟安為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金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時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户内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

罷金國歲幣

癸明 自金人暴慢江左偷安稱叔姪增歲幣委為固然累無可否則是辱祖宗而尊敵國朕百姪以益强隣厭傲之氣為之大屈矣茲則因真德秀之言遂罷金之歲幣可謂能從善者耳宋人此舉差强人意故特表而出之

以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夏人請會師伐金不報

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以恢復故疆時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由是邊訊中絕

書夏人請會師伐金予向義也書不報譏失

癸明 策也宋金世讐理宜報伐幸而夏人請討三而合兵破之必矣柰何姑息之心久讐恥之念忘違而不報豈禮也哉安有堂堂天朝忘其至恨迫夫遐夷請討拂而不從者其無能為明矣是敵予在夏人則罪在宋室矣

九月朔日食○蒙古將穆呼哩攻金遼西州郡下之

穆呼哩進兵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帥衆二十萬禦于花道敗還嬰城自守其裨將完顏實將高德玉等殺銀青推音達琿為帥穆呼哩命史天祥等趣兵進攻音達琿遂舉城降穆呼哩怒其降緩欲坑之蕭森曰北京為遼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穆呼哩從之奏音達琿權北京留守以烏頁爾權兵馬師府事以鎮之於是金順成懿通州相繼降于蒙古

冬十二月金濰州李全兵起

金濰州北海農家子銳頭蠭目權譎善下人弓馬趫捷能運鐵鎗人號李鐵鎗開禧中戚扶嘗結之以復漣水金主遷汴賊蠭起横河北山東遺民保砦阻險羣聚為盜寇掠州郡皆衣紅衲襖以相識時目為紅

初賊全興仲兄福亦聚数千剽掠山東劉慶福圍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皆附之

金張鯨據錦州自稱臨海王附于蒙古

時興中府石天應亦降蒙古

乙亥八年金貞祐三年春二月雷孝友罷○金布薩安貞擊楊安兒安兒敗死三月安貞復破劉二祖斬之

布薩安貞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登州刺史耿格納之安兒遂借號置官屬改元天順衆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霆經歷洪果將花帽軍討敗之殲具衆安兒乘舟入海欲走岠嵎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衆尚萬餘掠食至磨旗

山李全以其衆附之楊氏因與私通遂以為夫安貞
遣爪爾佳錫爾格破劉二祖斬之餘黨推霍儀為帥
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
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

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大潰夏五月中都
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燕古遂入燕

時金中都被圍既久完顏承暉以穆延盡忠久在軍
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礬寫奏告
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烏庫
哩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西南步騎萬一千河北軍
一萬人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富珠哩諤遣
繼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
三月英被酒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
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

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分給之衆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比東裝至通玄門盡忠紿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

蒙古主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盡忠行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皆來我輩豈得至此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釋不問仍以為平章政事未幾悉以誅逆伏誅

發明　區區金事浸不可為者中都圍久糧盡援絶正宜選將擇兵使之往救而乃以素無紀律之李英將之是弟子與尸而又不正也若曰金之兵非有能潰之者金自潰之焉耳數萬之兵一時潰散金之不亡又可得乎承暉固守中都竭其智力為穆延盡忠所制知事無成仰藥而死是亦明於君臣之大義者矣回視偷生迎降之徒豈不異哉改書自殺所以予其殺身成仁之義也臨難無苟免承暉無愧焉或以付託非人而罪承暉則誤矣

厲義

完顏承暉之死可謂盡忠於金矣綱目不以死節書之而以自殺書者何蓋承暉死于蒙古未入燕之前而不死于蒙古入燕之後故也觀其書遂入燕其義見矣

秋七月以鄭昭先參知政事會從龍簽書樞密院事○八月金命侯摯行尚書省事于河北○冬十月復取金臨洮○蒙古攻金潼關不克遂自嵩山趨汴金人敗之乃還

蒙古注單魚兒濼乃遣織格巴圖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磵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

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陜州適河氷合遂渡而北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蒙古主欲許之謂薩木哈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遂舍之薩木哈恥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為王議遂不成

十一月復遣使如金

賀正旦也刑部侍郎劉鑰等及大學諸生上章言其不可不報

發明　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君子以親仇讐為罪今寧宗與金主不與共戴天無時焉可通也而遣使往賀正旦是忘親釋怨不義甚矣夫賀者親執玉帛往之彼國捧觴上壽屈膝於敵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削其使名而特曰復遣以著其罪當時劉鑰諸臣非不諫諫而不聽寧宗

何其悲哉

以眞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

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人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强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其國近在旦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金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金人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絶彼者畏召怨而啟釁也然能不名怨於亡金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元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二曰比鄰之道不可輕言蒙古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敵日夜講其攻守之策以逆杜窺窬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人之存

亡為我欣戚闔危處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倘以朽壤為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强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苟存為喜敵亡為畏則大勢舉矣曰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進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御大夫工為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為言夫乾象告愆通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脩具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鬲不可以為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為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於篇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唐義分注戴德秀之論五事可謂老成謀國者矣于時寧宗遂當惕然于中昭子其書于中外羣臣朝夕策勵君臣未睦思以睦之國用未足思以足之邉境未備思以備之士卒未訓思以訓之若之何而為君子必欲進之若之何而為小人必欲退之虛心以受直言勿拒諫也誠心以待臣下勿外貌也固我國本無先敵人俟敵有釁然後起而圖之可也昔者有論中國禦戎之策以為中國之處外敵如富人與貧人鄰宜待之以禮結之以恩高其墻垣威以刑法蓋待之以禮者使命往來嚴夫條約禮數以柬之結之以恩者歲遺餘物以飽飫之高其墻垣則高城深池以堅吾之守備威以刑法則俟其有釁然後興師問罪斯言得之矣寧宗君臣不此之慮而徒欲恢復正孔子所謂暴虎馮河者此也

君子奚取焉

十二月蒙古穆呼哩殺張鯨鯨弟致復據錦州自稱瀛王

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千提領兵從奪呼蘭薩里必南征鯨懐反側穆呼哩覺之令蕭額森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遛不進額森執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史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隆畧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州下之穆呼哩帥先鋒蒙古布哈權帥烏頁爾等軍討之州郡皆復降蒙古

丙子九年金貞祐四年 春二月朔日食○東西兩川地大震

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

發明 事有未形而應先見者幾有未發而兆先成者可見天道之與人心焉可誣也地乃陰質

而外患小人皆陰類東西兩川地為大震則強敵竊發之機萌矣不踰年而金人入至變不虛生信哉宋君臣苟能明此益飭邊備思患預防則天道之警於我乎得馬惜其不能以是自懼迨夫金兵既臨倉卒遣備嗚呼亦晚矣綱目特書于冊以見天道人心有感必應常相待而不相遠者爾噫

夏四月遼王瑠格降蒙古

蒙古主以為元帥令居廣寧府

金以胥鼎為尚書左丞行省事于平陽

鼎知平陽府聞蒙古兵渡潼關遣必喇、阿嚕公圖克坦百家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而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布薩固爾珠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左丞遣還平陽

六月張致降金

金以致行北京路元帥府事

秋七月金郝定稱帝于山東侯摯討殺之

時摯移行省于東平獲紅襖賊訊之知其渠帥郝定僭號署官敗元已攻陷滕兖單諸州莱蕪新泰等十餘縣道路不通摯帥師進擊執定送汴京誅之

冬十月蒙古克金潼關

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崤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絶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

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子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伊爾必斯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珠格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

金主惑之國勢益衰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圍錦州殺張致

蒙呼哩以致兵精且依險為阻欲設奇取之乃遣烏頁爾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救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布哈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果以兵救蒙古布哈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穆呼哩夜半引軍疾馳北曙抵神水與致遇而蒙古布

哩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奚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張益縛致出降穆呼哩殺之

金胥鼎敗蒙古于平陽

鼎慮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畧司相與會師為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折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蒙古兵敗乃去

金以苗道潤為中都經畧使

道潤貞祐初為河北義軍隊長以擊羣盜有功屢遷知中山府頃之復有是命道潤有勇畧敢戰鬭能得衆心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定張柔為元帥右監軍行元帥府事

丁丑 十年 金興定元年 春正月金主珣謀伐夏不果

金主命選兵三萬五千付圖們呼圖們統之西征尚書左丞胥鼎馳奏以為非便畧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為勞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尋進鼎平章政事封莘國公

地震○二月金尚書省請還府州學生廩給金主不許

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況今日乎其令仍舊給之

發明 觀金主於國家顛沛流離之際而能不忘養士之心亦可以知所本矣特書于冊蓋予之

也

三月金以武仙同知真定府事

金主徵山東兵援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真定叛恩為所梗乃集鈕祜祿真郭文振咸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鋭與東平為犄角之勢圖之武仙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僭擬物故有是命

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珏董居誼飭兵禦之

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為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珠格高琪復勸金主侵宋

以廣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烏庫哩慶壽完顏薩布帥師南侵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榷場官威允升殺之慶壽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林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朝廷聞之詔趙方李珏董居誼俱便宜行事以禦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難詛聞之亦將斂跡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示參政高汝礪汝礪言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如足取者議遂寢平章政事胥鼎亦切諫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忌之有所言皆不用

發明　嗚呼金人自取滅亡之道矣是時北有蒙古之援西有夏人之擾惟東南粗安盜賊充斥正宜保境自治尚恐弗支今信姦諛搆兵於宋則是東南西北腹背受敵雖欲不亡其可得乎雖然

金與蒙古世為仇讐不能北向一決却乃稱兵犯順是豈剛則不吐柔則不茹之道哉故下書救棗陽金人敗走所以見中國非久屈者又以見仇敵非可結之以信也綱目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廣義金主不虞蒙古之吞噬與夫宋讐之將復反惑于珠格高琪之言而欲南侵以自廣是猶寒疾不汗之人而飯乎秫也嗚呼殆哉

金僕散遣兵擊劉二祖餘黨執霍儀斬之其衆皆散

時濟南泰安滕兗等州賊並起勢遣完顔霆率兵討之霆自清河出徐州斬儀前後斬首千餘招降偽元帥石珪夏全餘衆皆潰

五月趙方遣統制扈再興鈐轄孟宗政等救棗陽金人

敗走

金人犯襄陽棗陽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爾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陣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籍山谷間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覘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開捷大喜以宗政權知棗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于光山隨州

六月詔伐金

詔略曰仇敵肆彼憑陵天厭久矣鋌走不能擇音人競逐之若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從趙方之請也

發明

帝舜命禹征有苗其詞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於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詞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江沱晏安今已四世惟事姑息不思復讐今而敵人侵擾又非有苗負固不服之比宋金世讐又非有苗侮慢自賢之比既已見犯理宜報伐持書詔伐金所以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可得而泯没者所以示中國有復讐之義明人心有逆順之機而不人此舉誠爲義聲丕振矣故書以深予之

廣義 復讐之舉宋刻骨不銷者也而金軍方南侵則宋為有辭而直在宋矣此詔可謂適時而與俛首之詔不同也雖然宋於是時不能自圖國本適足以為亡金之續耳可悲也哉

東川大水○太白經天○秋七月朔日食

發明 大水者陰逆所成太白者悖戾所結日食者陽道之虧是時金人入寇兵連禍結則其應亦深切而著明矣凡綱目所書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未聞有其應而無其事者是以天道人心當相符而不相遠所以世之人主要當戒謹恐懼無時不然而流連荒亡之行勿使暫萌於胷中也奚可以為易而忽之哉

李全率衆來歸詔李珏等節制京東忠義軍

時李全等出沒島嶼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為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買可邊初楊安兒之未敗有意歸朝定遠民季先者大俠劉佑家厮養也嘗隨佑部綱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寅緣鐸得見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為譏察諭意群豪以鐸為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遣以全五千人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純之見此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

榜之事不明招納密敕珏純之慰拔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漣水李全等生異心焉

八月金以河南為中京○冬十二月李全及其兄福襲金青莒州取之○蒙古以穆呼哩為太師經畧山南

蒙古主以穆和哩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劵金印分鴻吉哩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隷麾下建行省于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穆呼哩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盡乃降穆呼哩怒將屠其城時州人趙瑨從穆呼哩為署百户泣曰母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哀懇切至穆呼哩義而許之遂東擊齊定臨淄登萊等州而去

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頊出奔西凉

發明

遵頊有民人馬有社稷爲蒙古内侵不能死守委而出奔不亦弱乎李氏之國從此衰微

而不振矣直書出奔深罪之也

戊寅十一年金興定二年春正月以李全為京東路總管○二月金人圍棗陽孟宗政擊敗之

宗政權棗陽初眡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脩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完顏賽布攤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金人焚大散關入皁郊堡三月利州統制王逸將兵復

之進攻秦州至赤谷而潰

金完顏阿林入阜郊王師死者五萬人逾月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之追斬金統軍完顏贇進攻秦州至赤谷口沔州都統劉昌祖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大潰

夏四月金人陷西和成階州及河池興元都統吴政敗之乃去

金兵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阜郊遂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還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仲甲階州守臣侯頤以昌祖遁皆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勝計復犯大散關守將王立亦遁又犯黄牛堡吴政拒却之政之大散關執立斬之以狥事聞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

韶州克家等

並竄遠州

發明　甚矣宋之武功若是乎其不競也覩敵騎長驅入蜀如焚大散關入阜郊堡陷西和階成及河池守將聞風而靡棄城逃奔而罔敢與之抗者獨王逸將兵復之吳政將兵敗之而中國之氣庶幾少伸賴有此耳嗚呼宋不能敵金何耶蓋金積威之勢故雖敗亡而其氣猶存宋以委靡之習故雖全盛而其風尚在是以立國者貴乎自强也故併及之

五月金中都經畧副使賈瑀殺苗道潤道潤將張柔討之至紫荊關遇蒙古與戰被執遂降蒙古

道潤素與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之道潤頓于道左從者駭散有向伯祥者獨下馬扶道潤道

潤懲絕不能乘馬瑀伏發前突伯祥奮鎗大呼殺數人賊乃道去伯祥取道潤所佩金虎符以出令疾足間道以聞道潤之衆無所依部將靖安民代領之賈瑀不自安遣使告張柔柔曰吾得除道潤者以君不助兵故也柔怒叱使者曰瑀殺吾所事吾食瑀肉且未足快意反以此言相戲邪遂檄召道潤部曲告以復讐之意衆皆羅拜推柔為長柔方會兵趨中山而蒙古兵出自紫荊關柔遇之遂戰與狼牙嶺牙馬跌為蒙古兵士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强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稍來集明安恐柔為變質其二親於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為二親屈遂降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

發明

賈瑀積憤而殺道潤張柔伐之可謂能倡義者故以討予之然其降蒙古之事則不能無

撼馬益柔戰敗被執喬志不降後因執其二親由是降之亦不得已耳漢遼西太守趙苞鮮卑叔質苞母苞不顧進戰母乃遇害苞遂嘔血而死程子論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于此蓋得之矣尹氏焞明曰苞急于王事遂至不能全其母故雖嘔血而死綱目亦畧而不書所以權輕重而示訓也據趙張之事考程尹之説則是張柔之降為親所屈又非趙苞不顧之比然綱目亦畧而不書其跡則其輕重之權衡亦畧可見矣抑又論之趙苞忠于王事不能全母程子何以議其非然則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其輕重為可見禮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則其輕重為可知故程子曰以君城降賊固不可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夫如是則得以兩全而無害云爾程子之言豈欺我哉

廣義某之所處即徐庾之事也其賢于王陵遠矣歟後忠臣于蒙古而反為鄉道以戕金則其害于義也可勝言哉

金石州人國安用來降詔以安用同知益州事○秋八月蒙古穆呼哩復攻取金河東諸州郡金元帥烏庫哩德升等死之

穆呼哩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庫哩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行省參政李革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

度使完顔恩徹亨守汾州元帥右監軍納哈塔布拉圖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死

癸明烏庫哩德升等不過兜鍪之武臣尚能為君守城竭力禦之迨夫事不可支或自縊而死或自殺而死或力戰而死無一偷生面縛乞降者由其明于順逆之道故耳噫一勇之夫皆能為君守義況中國士大夫背國事讐烏可以人名哉故綱目亦以全節予之所以為人臣事君不忠之勸垂訓之義亦深切矣

冬十二月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緒會兵入寇

金主欲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吕子羽為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廻去由是和好遂絶金主以布薩

安貞為左副元帥

輔太子守緒南侵

發明　晉顯元和八年春趙遣使來修好詔禁其帶

君子予之蓋宋氏立國江左奄奄眾無振起

之氣獨至女真遣使來求和不納

是舉差强人意大書揭之幸之也

廣義　嗚呼昔也求之衰也求成于金而金不許今

也金之衰也求成于宋而宋亦不許焉報復

之數其有窮乎曰然則何為而可曰自治而已人

不求成于我我不求成于人國之富庶則修文德

以守之耳周之成康

漢之文景其庶幾焉

己卯　十二年　金興定三年　春正月金人復寇西和成鳳州入黃

牛堡吳政拒戰死之

政既死金人乘勝攻武休關都統李貴遁還權興元府事趙希昔棄城走金人遂入興元府沔州都統張威使石宣邀擊之于大安軍大破之殲其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圖魯安金人乃遁去

癸明嗚呼宋之守將不過徒擁虛名一聞敵至莫不望風逃奔惟恐或後獨吳玠以忠貞自守前既大敗金人此復力拒金人勢不能支卒死于難其正大之氣屹然如山而不可撼矣若玠之忘身徇國者幾何人哉故綱目特書死之所以予其全義也垂訓之意切矣

金人復大舉圍棗陽趙方便知隨州許國等率師攻唐鄧以救之

金額爾克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國及扈再興

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又命其子范監軍婺為後殿

發明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是時金兵猖獗大舉圍城棗陽之危奚啻焚溺趙方即分諸將率兵救之然何以不自赴棗陽而乃攻唐鄧焉此吳子救鄭之義春秋所以為善救也故書予之

以曾從龍同知樞密院事任希夷簽書院事

希夷嘗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為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已賜謚而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四人為百代絕學之倡尚未贈謚乃上言乞定議賜謚朝廷從之

金人入洋州竄董居誼于永州以聶子述為四川制置使

守臣蔡右卿遣兵拒之不克洋州遂陷金人焚其城而去居頲自利州道還詔竄之

夏人請會師伐金詔許之○三月以鄭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金人寇淮西知楚州賈涉使李全救却之詔加全廣州觀察使

金人圍安豐軍及滁濠光州江淮制置使李珏命池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克進金人遂分兵自光州犯黄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磧自盱眙犯滁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遊騎數百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瑑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忠義人兵為金所用乃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

楊德廣趙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赫舍哩約赫德駙馬附哈連戰于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全因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駙馬阿哈所獲者涉請于朝乞如約受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而阿哈實不死也

發明宋之名器至是濫濫矣李全雖有拒却金人之功然而偶獲金牌詭稱已殺駙馬遂授觀察之使殊不知實為全之所欺也蓋全本降賊初非心乎宋者幸而累勝不過優之以金帛而未可加之以官爵小人之心得志浸驕迨至他日之亂豈不實基于此乎由辨之不早也故綱目揭而備書于冊其謹微之意深矣

興元卒張福等作亂夏四月陷利州聶子述走保敘門福遂掠閬果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巾為號入利州聶子述退保敘門檄醴泉觀使安丙子知果州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事癸仲召沔州都統制張威等帥兵來會福等殺總領財賦楊九鼎遂掠閬果州

曾從龍罷○復以安丙為四川宣撫使

張福等作亂四川大震張方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使事乃定耳李壁李𡌴亦以國事急丙丙乃至果州會詔丙為宣撫使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使民心始安

發明

復以者悔過之詞也是時張福作亂攻陷城邑其勢危矣董居誼之為制使而乃棄城逃歸聶子述之為制使而亦未保劍門其無謀可知安丙素得蜀心廢之既久茲因張方等之薦復為宣撫則人心從此而安盜賊從此而息也可見衆小人狀之為不足一君子安之為有餘是以為國者當得人才以補治之也故下書討張福誅之乃所以著其功耳若丙可謂不辱君命而能行己志者焉特書于

丙蓋予之也

金築汴京裏城

初琳格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于是平陽判官完顏阿拉左扇識察霍定和發粢

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一日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

會朝門

發明 鑿斷池築斷城與民守之效死勿去此固國君守社稷之正義然必有其說焉與其敵來而守之曷若未至而拒之金主感高琪之邪策築汴京之東城不過用民力于無用之地耳地雖利而人不和孰爲我守哉由是以守汴爲得計而以防敵爲非謀河北河東置之度外汴京亦從而困疲矣據事直書不再貶而其義自見

廣義 珠格高琪不務内治之修決意遷都南京其爲計左矣既遷矣未聞其施一善政出一良

策今又增築裏城所以為禦敵之計可謂左中之左者也嗚呼秦皇長城豈不固耶適足以為炎漢之資耳賈誼所謂秦之亡者仁義不施而攻守之異也然則恃險固不可與脩德比而其勢則然耳觀者勿以辭害義可也

蒙古張柔侵金獲賈瑀殺之金武仙與戰于滿城敗績河北郡縣多降蒙古

蒙古使柔帥兵南下遂克雄易保安諸州柔必欲誅賈瑀而瑀據孔山臺柔攻之不下臺無井泉汲山下柔先斷其汲道瑀窮乃降柔縛瑀剖心以祭苗道潤遂引兵次于滿城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才數百人柔命老幼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槊大呼

入圍仙衆皆披靡復使縁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棻追擊之尸陳數十里棻乘勝攻完州下之于是祈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棻棻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鎗與棻戰于新樂飛矢中棻頰落其二齒棻拔矢戰葛鐵鎗大敗死者數千人仙復遣劉成攻棻棻又擊敗之遂南掠金鼓城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棻之威名震于河朔

發明　殺者殺無罪也張棻此舉不為非義然何以不書誅而書殺原情定罪也貫瑀雖有擅殺苗道潤之罪然亦為金之臣子張棻既已降款則于金君臣之義乖離雖有殺瑀報道潤之心亦不過以賊攻賊固不足取矣然前史皆以誅貫瑀為文而分注亦然是未得去取之公也綱目正色書之曰殺所以罪棻之失節不以討賊之義予之也然後權衡正而逆順明諸家之說不攻自破矣夫豈

以作史常法

而視之哉

廣義 張柔金之元帥也其為苗道潤報仇是矣當其降于蒙古非其本心也為二親屈也其既降矣則當以計出二親而歸于金可也烏可反攻金之城而畧金之地哉故綱目書蒙古張柔者罪其反金也前書討賈瑀而此不書討而書殺者柔既反金而不予其討賊也後欲叛逆者盍亦知所戒矣

六月安丙討張福誅之

福衆薄遂寧權府事程遇孫棄城走福入遂寧焚其城遂入普州守臣張已之棄城走福屯于普州之茗山安丙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以困之張威兵至福窮請降威執之以獻于丙丙

命衛其黨王才以祭楊乙鼎而誅福既而張威捕莫簡及賊衆一千三百餘人誅之紅巾賊悉平丙班師還治于利州

孟宗政扈再興合擊金人于棗陽大敗之追至鄧州而還

金元帥額爾克擁步騎傅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潴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砲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堀城運茆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堀深坑防地道創戰棚防城損穿井才透即施毒煙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氊析路以刹十城額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

傳主城金人摘彊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氊濡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團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遁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栅糧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立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瀼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内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大潰額爾克單騎遁獲其芻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剏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

發明

金人之圍棗陽至是已踰半載縲其城邑絕往來之使禁樵採之途其危甚矣內而孟宗

政獨力捍禦外而扈再興合兵赴援此其所以大獲全勝也二將之功為何如哉惜其不能併力恢復至鄧遽罷為可憾耳此綱目既予其功又譏其餒也

廣義　岳武穆嘗云師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蓋金人無故南侵則曲逆在金故其師必老且弱此金之所以屢敗也宋以金之南侵而興師以代之則直順在宋故其師必壯且强此宋之所以屢勝也兵志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此之謂歟

秋七月李全復齊州○九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節制京東河北軍馬

初山東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救沈鐸于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李先乞預借兩

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宓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遣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肯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燬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知盱眙軍賈涉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餓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命涉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遣傅翼諭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尚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實三四至是分江淮為三司乃命涉管淮東

蒙古特穆津伐西域諸國〇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

金來歸詔以林為京東安撫使

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役立府歸金以功為治中尤險不逞知府田琢在山東徵求過當甚失衆心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汴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為李全自齊州遣覘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己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驩謂得所託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濟棣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

冬十二月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分道伐金

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三道而進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資糧而已

發明 宋氏南渡奄踰四世國步多難未遑遠略今女真搆兵安忍荼炭生民方且移戈南向志吞江表宋能不畏其强思所以自立朝議稍稍振起至是趙方帥師分道伐金雖未能一舉盪定然亦足覘其意向之所在矣揭而書之所以尊中國存正統示人以克復之意其垂訓也大矣

廣義 趙方戒諸將之辭可謂得其機而握其要者歟

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

時大雨雪淮水合全請于賈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全請取東西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鎗三千

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冰傅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獲炬數百齊擧逆謂金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金知有備乃引兵還

金右丞相珠格高琪有罪伏誅

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憸意及負才力或與已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才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已為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于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薩布殺其妻因歸罪于薩布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姦遂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遷汴欲置紀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特多厚撫紀軍而特多

亂殺數人且勸金主取其原給器用故有所荅之辭而中都已亡金主嘗歎曰壞天下者高琪摶多二人也

廣義 高琪之罪路人所知也綱目書曰金右丞相珠格高琪有罪伏誅者以見金主于國步艱難之秋猶能奉行天討也

蒙古攻高麗降之

蒙古兵襲叛人于契丹經高麗之境高麗人洪大宣降且爲鄉導共攻其國國王瞰降自是交通使命往來不絕也

庚辰 十三年 金興定四年 春正月扈再興許國攻唐鄧州皆不

克而還

發明　恢復與兼并異兼并謂之貪兵恢復謂之義兵宋失中原子孫有能恢復之計者皆當予之故前書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此書扈再興許國攻唐鄧州不克而還皆無貶詞一以存中國之體二以伸義士之氣三以示不忘恥讐之心其與春秋書乾時之戰雖敗亦榮者同意固非予其窮兵黷武也君子詳觀綱目所書之旨思過半矣其與晉書褚裒帥師伐趙不克而還同義

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三月金胥鼎致仕○夏四月蒙古陷孟州○金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隸之

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計翰林承旨圖克坦高等十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惟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概守之宜取願受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伊喇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乃封滄州經畧使王福為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甯津吳橋將陵阜城蓚縣隸之河間招撫使伊喇重嘉努為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塞隸之真定經畧使武仙為恒山公以真定府沃

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欒城南宮縣隸之中都東路經畧使張甫為高陽公以雄霸莫州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肅縣隸之中都西路經畧使靖安民為易水公以涿易安肅深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碁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懽谷東安寨隸之遠州剌史行元帥府事郭文振為晉陽公以河北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為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之昭義節度使完顏伯開為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為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隸之九公皆兼宣撫使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歛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同時九府

財富兵强唯武仙耳

廣義　金主此舉最為有識不猶愈于蒙古之所取邪

六月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副都統李先其下推石珪為帥以拒涉

李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李先威望出己上陰結賈涉所任吏莫凱使譖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于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衆于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納而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為統帥珪道襲城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還涉恥之謀分珪軍為六請于朝出修武京東路鈐轄印誥各六授淵等以分請先衆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為漣水忠義軍統轄

發明

李先初無過惡特因李全忌而譖之故誘而殺之不得為天下討也故書誘殺而不去其

官旣而李先之衆違涉教令而推石珪為帥以拒之然則激變之禍涉實尸之故直書以著其罪

廣義 李全狼之野心豈可以人理待之邪縱其化湖波之撓有輕諸將心賈涉殺其詐而以觀察使授之則旣恩于前矣今又信其讒而殺李先果何義哉大事苟出于非義則于人情為不順宜乎其下之拒命也烏有為國大臣而誘人以殺之耶書曰誘者譏涉也

秋七月金使人如蒙古求和

金使烏庫拉仲端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為兄蒙古主不允

八月金嚴實據青崖崮以魏博等郡來歸李全遂會張林襲東平敗績乃還

當時金之兵力固衰以敵方張之元則不足以敵垂斃之宋則有餘兵法有云知彼知已宋人何其昏憒也先是遼困於金宋乘其斃已為遼所敗前車既覆而不悔亦深可惜哉

金長清縣令嚴實為主將所疑挈家壁于青崖崓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實因求內附拱奉實款至楚州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下於是太行之東皆授實節制實乃衆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涉因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説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得軍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蒙古綱帥師固守全與林夾汶水而砦詰旦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遇金龍虎上將軍郭博台盛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持鎗突鬬全幾不免會諸將來救拔全以出乃退保長青精鋭喪失大半全恐所携鎮江軍五百人懷憤乃使拱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衆道滄州假鹽利慰賸之尋還楚州

發明金之臣來歸何以不書叛宋政陵遲幸其來也雖金臣有向義之心而宋不當納叛起釁故其書法如此見宋之不能知彼知己矣

廣義李全輕佻非干城器也彼藉寶以䝉博等郡來歸自歸耳奚可輕舉妄動而遂襲東平哉其能脫虎吻者倖焉

張林攻金滄州王福以城降○太子詢卒

謹曰景獻

安丙遣兵會夏人伐金

丙遣夏人書定議同舉約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焴節

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

發明 安丙遣兵伐金初非君命不亦專乎綱目書之何以畧無貶詞是時宋僅江表中原淪于敵國在朝諸人晏安自肆曾不以讐敵為念獨丙志在恢復能以伐金取蜀為己任是以前書丙討張福誅之下書會夏人伐金是皆示其予之之意也明乎此則知為臣者當以徇國為心為國者當以紹復為念而好攻戰務邊功者與此異矣

復海州以徐晞稷知州事○夏取金會州金遣使如夏議和○金恒山公武仙以真定降蒙古穆呼哩以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

穆呼哩至滿城使蒙古布哈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武仙遣葛鐵鎗攻臺州蒙古布哈與之遇葛鐵鎗戰敗仙遂舉城降史天倪說穆呼哩曰今中原已粗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為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為乎穆呼哩善之遂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廣義　大抵人心天理其機甚微而其應則甚速失此則亡得此則興其興其亡捷于影響惟視天理所在何如耳嗚呼蒙古始事而有可觀如此雖欲不元其可得乎

九月夏人圍金鞏州官軍會之不克而還

夏遣其樞密使寧之寧率衆二十萬圍鞏州且求趣兵王仕信帥師發宕昌四川宣撫司統制質俊李實帥師發下城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都統程信出長道興元都統陳立出大

散關統制田冒出子午谷金州都統陳昱出上津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於是諸將遲疑不進質俊等克來遠鎮敗金人于定遠城王仕信克鹽川鎮程信引兵會夏人于鞏州攻城不克遂趨秦州夏人自定遠皆退師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不從遂自伏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信以宣撫司命斬仕信于西和州

罷威官

發明

其曰官軍敗金人也曰不克而還譏不果也既與夏人合兵伐金使當遄行毋致疑貳而張威小人方且下令毋得擅進為言人心得無解體乎故書不克而還所以明其自止也豈不深可惜哉

蒙古遣使如金

蒙古主遣達呼報金謂烏庫哩仲端曰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既為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則割付我令汝主為河南王勿復違也

冬十月金以時青為濟州宣撫使封滕陽公

青與叔父全俱為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赦降隸軍中為濟州義軍萬户後附李全來歸處之龜山有衆數萬至是金元帥赫舍哩約赫德遣人招之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封青為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而未授以邳

廣義　公爵人臣之極者也金於時青既知為賊又公其爵則其國政之缺失益可見矣不亡何待書曰爵罔及惡德金人曷足以知之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入濟南嚴實復以魏博等郡降蒙古

穆呼哩既戰士卒州郡悅附遂以輕騎入濟南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户三十萬詣軍門降穆呼哩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秉實出殺具家屬來降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峒

金人襲蒙古穆呼哩為濟南大敗穆呼哩進圍東平

時金兵二十萬屯黄陵岡遣步卒二萬襲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戰敗之遂簿黄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穆呼哩令騎下馬短兵接金兵大敗溺死者衆穆呼哩遂進陷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歷

楚在都木達王托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貞祐三年為中都行省員外郎中都陷遂降于蒙古蒙古主書訪遼宗室名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讐吾為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讐君父耶蒙古主重其言命處左右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乙時從征西域以金大明曆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胛以符之然後行

廣義楚材八世祖遼之宗室也後人不能復讐而降金豈直二其心哉忘君父之大讐者也其既降于金矣則楚材乃金之臣也又不忠于金而降于蒙古則是時自祖及孫舉懷二心而忘以仇讐者也何無愧心慚德而以懷二心之說告蒙古哉讐猶女之失身者雖其色越南威技咸天巧不足尚也易曰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其楚材之謂乎

十二月石珪叛降蒙古賈涉命李全併將其軍

石珪以入漣水非賈涉本意心懷不安而李全復請封珪于涉涉遂以全所統衆列于楚州之南渡門而移淮陰戰艦于淮岸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伎窮乃殺裴淵而挾孫武正宋德珍降于蒙古穆呼哩以珪為元帥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涉不能卻遂以付之

發明　前書推石珪為帥則珪有為宋之臣子故不絶之也今而降敵直書曰叛者所以著其背主降敵正其不赦之罪也石珪中國之將今以私憤之故遂懷異圖則其罪可勝誅乎即綱目所書觀之可見誅亂臣討逆賊而為扶天理之至公也嗚呼微矣

時青自金來附以為京東鈐轄○蒙古穆呼哩以嚴實權山東西路行省事

金兵圍守東平不下穆呼哩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乃留蘇嚕克圖以蒙古兵屯守之實實權行省謂千戶薩里台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為其下所殺

安民出兵至礬山取撻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遇害

辛巳 十四年 金興定五年 春正月時青入泗州西城二月金人來救青敗乃還○金會兵于蔡州入寇三月陷黃蘄州引還扈再興李全追擊敗之

初金人冠蘄知州李誠之百計禦之會黃州失守金人併兵攻蘄城始陷誠之并其妻子官屬皆死之金兵退再興邀擊于天長敗之及渡淮北去全又大敗之

發明 金兵再舉遽陷蘄黃知州李誠之闔門死節向微再興李全之追敗則宋人辱矣故特書以著其功

金東莒公燕寧與蒙古戰敗死○夏五月朔日食○蒙

古取金東平使嚴實石珪守之金以蒙古綱行省于邳州王庭玉行元帥府于黃陵岡

東平被圍久糧道復絶行省蒙古綱監軍王庭玉不能守率衆南趨邳州蒙古蘇嚕克圖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于府第薩里台以移呼哩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殺治曹州

書法為將得人敵人皆其役也移呼哩雖古良將不是過焉

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

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於是立貴和為皇

子以貴誠為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瓐之子也母全氏家於紹興山陰縣初慶元人余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厚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為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相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過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洩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

為皇子乃補與莒東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癸明貴和乃太祖十世之孫德昭之後帝以國本未立特命選之此天下之至公也直書皇子定名分也名分定之於此然後史彌遠不可挾私以廢之矣此綱目予子之法所以防其僭竊之階人心天命於斯可見君子之為世慮豈不至深切哉此綱目謹於微之意也

秋八月任希夷罷以宣繒同知樞密院事俞應符簽書院事○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

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又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方守襄漢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

通制總司為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畧隱然有樽俎
折衝之風故金人攝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
能用名人如陳晐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扈再興孟
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為名將故能
藩屏一方使朝
廷無北顧之憂

發明 趙方忠藎自守堅如鐵石守邊十年以身徇
國抗疏主戰務雪仇耻此皆實德之可稱者
觀其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之言苟非心乎宋
室者安能言之若是乎此固宋仁義之將而非他
將之可及也卒而
具官豈過予之哉

九月立宗室貴誠為沂王後

貴誠凝重寡言潔脩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
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斂容獨遠益

異之至是立爲

沂靖惠王後

廣義昔詩人詠周王嗣續綿長有曰瓜瓞綿綿蓋謂瓜之生也至於近根莖者反小及其蔓延而至于後則漸大焉今也宋之太祖德澤入人之深不幸而有太宗爲之弟其一念之不仁天已鑒于冥冥之中而不善其報矣今使沂王絶嗣德昭有後竊然於閭閻之間而重器漸有所托太祖血食漸有可覩者豈非上天黙祐太祖及人之德也哉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其宋之

太祖太宗

之謂歟

冬十月夏人復乞會師伐金○蒙古穆呼哩侵夏夏人以兵附之遂取金葭州及綏徳州十一月圍延安府

穆呼哩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遣塔爾海監府等宴穆呼哩於河南且遣塔海甘布將兵五萬屬焉十月穆呼哩引兵東行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穆呼哩以石天應權行臺守葭而自將兵攻綏德破馬克戎西寨夏遣瑪爾布往會之瑪爾布問穆呼哩相見之儀穆呼哩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瑪爾布曰未受命不敢即拜因引衆去至是穆呼哩攻延安瑪爾布始贄馬而拜金帥哈達與納哈塔邁珠禦之哈達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古布哈先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半夜伏發穆呼哩乃命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西谷間明日蒙古布哈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穆呼哩出伏乘其後鼓譟震天金兵大亂穆呼哩追殺七千餘人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穆呼哩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

攻鄜坊等州

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記以崔與之為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

丙在四川以攻為守威功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盡護四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

張林叛降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都元帥李福自膠西逃歸

李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舳艫舟謀爭舟楫之利焉膠西當登寧海之

衙百貨輻輳金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至布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金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福忿取鹽而不分場福約曰若背恩邪待與都統提兵取君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蒙古豫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益都滄景濱棣等州都元帥府事福狼狽走還楚州林循遣賈涉書言非兄叛實由李福也

發明

張林自金來歸此背主降人已屬叛臣今福無故而復降蒙古則人背宗而去覩小人之進退失據何其反覆之若是乎故直書叛以著其不赦之罪蓋林之叛皆李福兄弟相激而成今張林作亂不能捕獲奉頭鼠竄忠安在耶逃者匹夫之事以將帥之尊下效匹夫之行書逃歸不明深貶

之也福等既激林㕥又從而逃之又豈事君之道也哉噫此綱目之所以為綱目而非君子莫能脩之者

矣

十二月鄭昭先罷○閏月遣使如蒙古

廣義自古爭利之臣鮮有不敗其國事者賈涉得無罪乎

通好也蒙古尋遣使來報

壬午十五年金元光元年春正月朔受恭膺天命寶于大慶殿大赦

初鎮江都統翟朝宗得璽於金師獻于朝既而趙拱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慶賀禮

大赦貫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彌遠不懌

發明書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今寧宗以得一璽一印而受賀大赦不亦愧乎時天下瓜分土宇逼折惟宋立國江左少延中國之正統值斯之際明賞罰聚人才儲糗糧飭邊備尚恐弗及而乃區區得一璽印御殿受賀肆赦天下而行此驕奢之事耶噫彌遠專國阿順苟容當時諸臣罔敢可否惟貫涉遺書之詞深切時政彌遠不聽詎不惜哉直書于册不再貶而其義自見

二月李全復泗州○金人復入寇夏五月淮兵襲敗之

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囷用以困乃命元神左監軍頹爾克行元帥事節制三路軍馬同簽書樞密院事時

金副之由潁壽進渡淮敗官軍于髙塘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金之姪青受宋詔與金兵相拒金匿其事五月額爾克引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金矯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衆惑之留三日額爾克謂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遠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金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為橋渡軍官軍襲之金兵大敗橋壊金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金罪而誅之

進封子玹為濟國公以貴誠為邵州防禦使

玹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玹而厚撫其家使瞯玹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玹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玹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

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决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眞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太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謁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竑之失言于帝覬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

其意

廣義　玆以權臣當國不能愼重而輕佻如此則他日待禍之條豈非自招也哉雖然此亦天眷理宗之先兆也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其玆之謂乎

知濟南府种贇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青州據之

發明　奉詞伐罪曰討張林叛降蒙古人神共憤然朝廷無討伐之師遠近無倡義之將則亂臣賊子終無所懲矣种贇仗義興師奉詞伐罪則斯舉誠為義戰矣故書討以予之李全不能合兵討賊而乃乘間據城其罪滋甚蓋入者逆而不順之詞據者得非其有之謂曰入曰據深貶之也綱目是非之權衡此類是矣

六月俞應符卒○秋七月金平陽公胡天作降蒙古

時穆呼哩狥青龍堡天作遂降

八月長星見西方

蒙古耶律楚林謂其主曰女眞將易主矣

發明　歷觀自春秋以至綱目二千餘年以來其所書災異未有無其應者可見天道之與人心不可忽也當嘉定壬子之歲長星見于西方是時江表粗安敵勢甫息而長星之出不亦誣乎蓋明年而金主卒再踰年而帝崩史彌遠行廢立之事此非世之大變耶故謹而志之可見天變之來有徐有速但有徐速之不同未有有其變而無其應者在乎人君脩為何如耳苟以天變為玩而忽之

則日積月累奚有不喪邦者哉噫其垂訓也切矣

九月大名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以青崖崓降○以宣繪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薛極簽書院事○冬十月蒙古穆呼哩取金河中以石天應權河東闔陝行臺

穆呼哩所過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僑治吉州事穆呼哩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墜崖已從之皆死穆呼哩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布哈引遊騎出秦隴以為聲援友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召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為河東要郡擇守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隰

等帥並受節制穆呼哩遂超長安使元納台布哈屯守之遣昻吉將兵斷潼關

金王庭玉取曹州殺蒙古石珪○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取金同州節度使完顏額爾克死之

發明 死節必書嘉全義也益死節人臣之當然何以書勸善也能知綱目所書之意然後可以論褒善貶惡之權衡矣

十二月以李全為保寧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副使

初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如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

蒙古特穆津屠默呼城滅回回國大掠痕都斯坦國而還

先是蒙古主遣子卓沁察罕台烏格台圖壘分攻鄂托羅爾王龍哈實等城而自將攻都哩木及巴喇勒台城克之遂圍塔爾哈寨拔之進薄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逃匿海嶼不旬日庚死蒙古主遂次痕都斯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寔無疆之福

蒙古遂大掠痕都斯坦而還

發明

君子所最謹者仁暴之辨若夫曰戎曰狄曰赤狄白狄之類春秋初未嘗罪之也蒙古特

穆津前已書稱帝矣然於其國則止書蒙古於其名則止書特穆津至其卒也書姓書名書死紀以累戾罪之此綱目之所以為綱目非君子莫能脩之蓋入者逆而不順之詞屠者殘暴不仁之詞滅者已甚之詞掠者惡之之詞此皆所以貶而罪之學者能深究其書法之旨始可與言綱目矣下書穆呼哩死于解州其義做此

廣義 分注載角端之獸考之經典質之子史雖無其實然則楚材以是而諫蒙古者亦可謂因事納忠也

癸未 十六年 金元光二年 春正月金元帥都監侯小叔取河中殺蒙古石天應

移呼哩政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穆呼哩以天應子烏格代領其衆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嚕岱守河中阿嚕岱恇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浚築之計及絳州破阿嚕岱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猷阿嚕岱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脩葺之終不能成故隨守隨陷

發明河中金之故地侯小叔得之何不書復蓋金之先世籍憑陵之威據中國之地故雖已失而用兵力以復之特書曰取不予其復故地也此綱目維持正統之深意而非常史之可比矣

三月蒙古穆呼哩死于解州

穆呼哩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岱孫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年五十四

穆呼哩雄勇善謀與博爾濟博勒呼齊拉袞俱以忠勇事其主號都爾本庫魯克猶華言四傑也蒙古主軍嘗失利會夫大雪失牙帳所在卧草澤中穆呼哩與博爾濟張氈蔽之自暮達曉竟不移足博爾濟從征伐立功甚多極見親遇位終右萬戶博勒呼身更百戰竟死于陳位終第一千戶齊拉袞功業與三人者等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集賢出官則為輔相

馬

夏五月蒙古初置達嚕噶齊監治郡縣

蒙古主避夏于八魯灣川分兵攻諸部落之近者悉下之至昆寒因與諸將會以西域漸定置達嚕噶齊

於各城監治之達嚕噶齊猶華言掌印官也

六月程卓卒○淮東制置使賈涉卒

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及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校於是帳前亦願隷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丘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爲一合尺籍鹵莽莫若别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考請給無弊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巳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邁不悟

秋八月金將納哈塔陸格殺蒙古綱謀以邳州來附金

人殺之

蒙古綱御下嚴邳州從宜徑畧使納哈塔陸格謀殺之據州反與蒙古將李二措致書海州言欲來附李全麾下周岊得之以報全全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而敗欲還楚州會濱隶有亂乃引兵趨青州金行院總帥約赫德討殺陸格復其城

發明 陸格殺主帥背本國乃金之亂賊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分注尚以討殺為文綱目變文書殺若無罪焉者何耶蒙古綱殘暴御下是以致陸格激變叛而降宋故書曰殺見罪在蒙古綱也綱目罪坐主將之意其嚴如此

九月朔日食　冬十二月以許國為淮東制置使

初淮西都統許國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詡也遂易國文階為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閫及聞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金主珣卒子守緒立

金主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絶而殂夫人祕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閤麗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為變即紿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

始啓户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伊喇布哈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紇于近侍局乃即位于柩前

蒙古攻夏夏主遵頊傳國于其子德旺

遵頊自號上皇德旺改元乾定未幾遵頊卒德旺號之曰神宗

蒙古蘇布特擊欽察滅之

大掠西番邊部而還

發明　蒙古崛起沙漠憑陵海外恃其兵威以滅鄰國是乃天之所興莫能與之抗禦者也然勞師襲遠黷武窮兵君子譏焉凡書滅者不再見而其失自見

甲申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春三月召崔與之為禮部尚書以鄭損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祠焉

金使人來請和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判官伊喇布哈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侵

秋閏八月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尊

皇后為皇太后同聽政封皇子竑為濟王出居湖州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

游久故使布腹心令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瞑不知為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帳殿帥夏震守之遂召

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宣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竑以為然已而遥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閤門宣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宫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為濟王出居湖州史臣曰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内蓄羣姦指正為偽外挑强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亦得秉機伺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發明　矯詔何罪無君也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司馬温公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自古

姦臣賊子其發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固而流波漫矣上自共驩下暨斯高其禍敗同一轍也竑昀雖皆彌遠所選然自十四年書立竑為皇子十五年進封竑為濟國公則名分定之於前久矣既而因閱流言彌遠憂懼而廢立之意益固特因寧宗未崩姑且隱忍寧宗已崩厥志斯遂彌遠何人而行廢立之事乎故書立沂王子貴誠書封皇子竑為濟王所以正名定分以明其當立不當立之義也綱目原於人心而定罪君子順於天理而用刑豈以彌遠闕白太后而乃末減其罪哉前史止書立沂王子貴誠封竑為濟王而彌遠之惡得以少掩此君子所以懼而綱目所由作也今而正色書之畧不少恕而必歸獄於彌遠然後人心正而名分明亂臣賊子始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焉

廣義　抑觀彌遠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之時即有希冀權寵之心況得副意之賢其志固矣然竑人又以輕佻促之豈非益堅彌遠廢立之志邪雖然此亦上天陰祐理宗否則將以賢理宗者而賢竑矣彌遠何能為故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豈人力之所能哉

九月詔傅伯成為顯謨閣學士楊簡為寶謨閣學士辭不至

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衣老儒遂詔傅伯成楊簡及柴中行俱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

以真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郎

初以德秀及禮部侍郎程珌吏部侍郎朱著並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簡宗正少卿陳貴誼

軍器監王暨並兼侍講尋又以德秀直學士院召魏了翁為起居郎德秀之為起居舍人兼宮講也言事不避權貴且惓惓於復讐知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為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了翁當能禧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了翁狂妄了翁亦以親老出知嘉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為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廷從之

廣義

抑考德秀嘗為宮教以諫皇子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以敬大臣則天命歸之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德秀因力請外而去嗚呼何其先見之明若是耶至理宗即位之初為侍讀為直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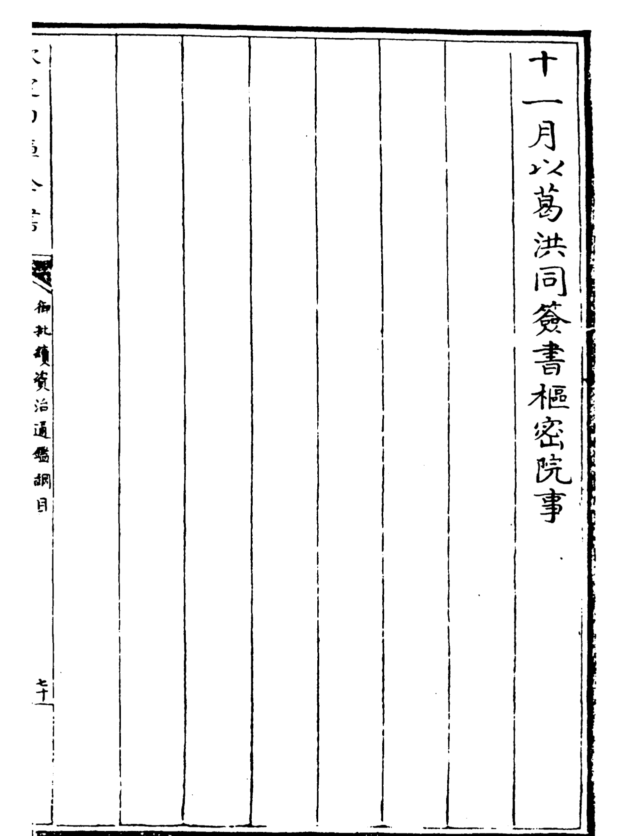
士院為煥章閣待制任職不辭可謂能擇其君者矣易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蹇之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觀其去濟王也合乎蠱之上九就理宗也合乎蹇之六二一去一就惟其時而已非西山其孰能之哉

追封希瓐為榮王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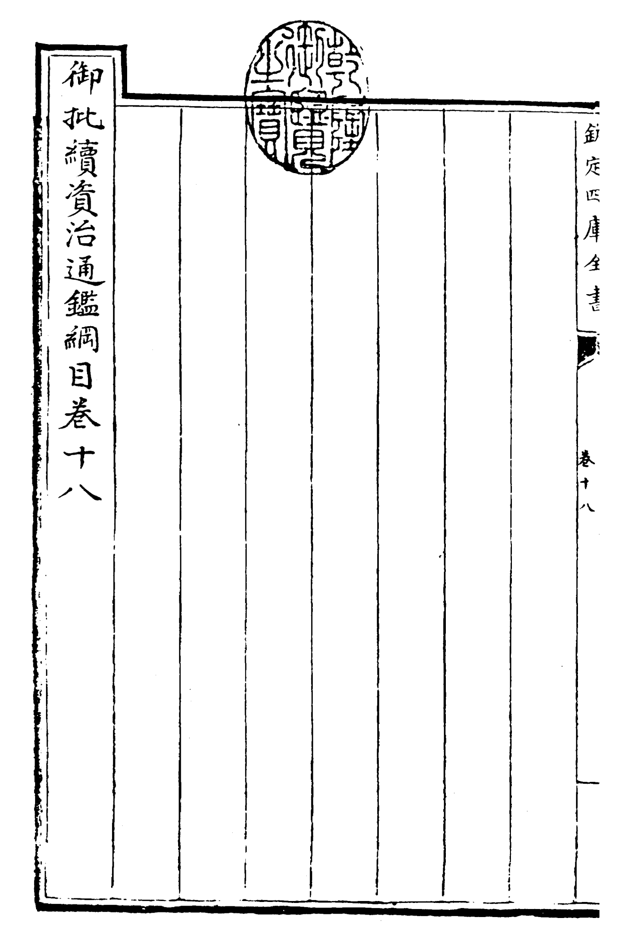
帝追封所生父希瓐為榮王生母全氏為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冬十月夏及金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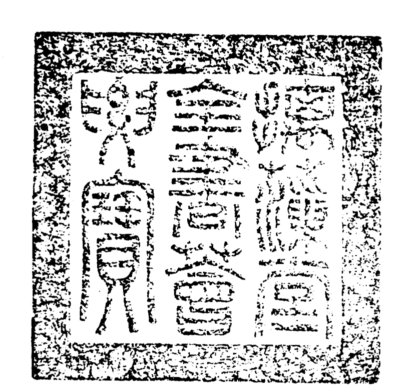
夏人與金通好不交兵者八十年至貞祐初以小故生釁搆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鋭俱盡兩國皆弊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修好於金稱弟而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禮部尚書奥敦良弼報之



十一月以葛洪同簽書樞密院事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八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劉汝驀
謄録監生臣殷　輅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九

起乙酉宋理宗寶慶元年盡癸巳宋理宗紹定六年凡九年

乙酉理宗皇帝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春正月湖州潘壬起兵立濟王竑竑討平之史彌遠矯詔殺竑追貶為巴陵郡公

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立濟王意於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應接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

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等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黄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子偽為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而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率州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名殿司將彭壬師師赴之至則而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言竑有疾令余天錫名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為巴陵郡公又降為縣公改湖州為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因曰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

倫之變有所未盡流四方所損非淺雲川之變而非濟郎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精狀本末灼然可考顧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絶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二帝三王為師帝曰一時以倉卒耳德秀曰已往之咎顧陛下進德修學以掩前失

桂曰宋一代家法最正諸后最賢傳授最明自理宗之立濟王之死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后德之賢傳授之明遂掃地矣然理宗之立實出楊后彌遠之計非若隋之楊廣必欲廢兄而奪其位也故猶相傳五十年而後亡噫天之為德其明矣乎

發明 此書起兵予倡義也潘壬不過湖州之民耳無故稱兵犯順何以倡義之例予之蓋法當

立而廢之旳不當立而立之則潘壬之起兵為有名而又非犯順者比也然既為倡義昌以討書所以明竑之不叛而以正討賊焉耳然竑既非叛昌為殺之比葢彌遠讒忌之心勝乘此間隙罪謀殺之考之分註竑之死為余天錫逼之自縊且以疾薨為言綱目變文直書史彌遠矯詔殺竑則其專輒無君之罪不容辭矣然則親於兄弟以其理宗不能效叔齊之遜國而乃效唐太宗之殺兄偏信權姦殊無可否則於天倫之受詎不為之大虧哉雖欲曲為辨說陽為安之然且不可得矣觀綱目之所書則其逆順之理明權衡之義審焉吁

廣義 竑親王也彌遠豈宜殺之特以新思之憾故耳大書曰史彌遠矯詔殺竑者著彌遠專横之惡也雖然理宗豈可逃其責哉觀其荅德秀之言則知其與彌遠謀者瞭然矣況潘壬之事濟王

親帥州兵討平之則竑也豈止無罪而已哉合酬其功而友愛之益篤可也嗚呼理宗體元正始之日而大本已失如此又唐太宗之不若也然胡氏有曰宋之傳授最明而特壞自理宗亦非遡流而源之倫以臣觀之壞自杜后太祖太宗也豈特理宗哉其末流之弊則宗理特甚焉者耳創業之君不慎于始可乎

蒙古武仙殺史天倪天倪弟天澤討仙仙走西山天澤復入真定

武仙聞彭義斌復山東州縣乃叛蒙古殺都元帥史天倪天倪弟天澤時護母歸燕府僚王守道追天澤于道告之故且曰變起倉卒都曲散在近郊若能返旆當不招自至天澤曰不國共之讐死亦當往況不

死邪遂傾貲壯易鎧仗南還行次淄城得士馬甚衆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博囉言狀且乞濟師博囉即命天澤嗣兄河北西路都元帥遣薩納台率鋭卒三千援之合勢進攻仙驍將葛鐵鎗者擁衆來拒天澤迎擊之乘勝至中山畧無極拔趙州仙敗奔西山天澤遂復真定

發明　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今天澤之兄無故而為武仙所殺為人弟者寧不惕然有動於中乎既而率兵報仇仙乃敗走其志亦可尚已故特書討以予之綱目急於復讐之義切哉

二月李全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為制置使撫之

許國至鎮李全妻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國既視事通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直曲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畧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厚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使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參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全退怒曰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師亦免汝拜汝有何勲業一旦為何上便不相假借邪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家之幕章夢先夢先令隔幕貌嗟慶福亦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因會集間出劄曰事國見其細故判從

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人矣全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懼其謀已内自為備後全遣福還楚為亂適於湖州潘壬事敗全黨益不安或教楊氏畜一妾男子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令汝朝士為潛約盱眙四軍為應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謀中輟止欲快意於國計義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者邪夢玉懼禍及來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為自結之計及是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廷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失額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為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馬賊擁道判姚翀入城稿兩軍使歸營是曰慶福首殺夢先以報其辱明日國縊于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合忍以徐

睎稷嘗倅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睎稷制使令屈意撫全全聞國死自青州還楚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鬪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置使印于潰卒中以授睎稷睎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睎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睎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

發明 作亂者背逆之詞走死者貶絶之詞李全作亂之心固非一日然非許國有以激之則亦未至於遽及也走者匹夫輕身之事國既遇變亦當檄召諸路共謀討賊可也夫何露刃充庭脫身而走以制置之使而效匹夫輕身之事不亦愧乎由是禍未可彌身且不保嗚呼國以自經于途之心移以討賊則亦光明俊偉不失為忠義之鬼也譬猶自經于溝瀆人豈得而知之哉故直書走死以深貶之

廣義李全藏姦蓄禍之徒也許國豈可肆以輕侮之心哉國之敗也其自取夫嗚呼許國以閫外大臣李全殺之而朝廷不問則其時政之失可見矣

三月葺永茂陵○夏四月太后以疾罷聽政○五月李全襲彭義斌于恩州義斌敗之

許國既死李全牒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乃斬齎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五月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峒抽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

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楊州趙范亦以為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彌遠不聽

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

彌遠辭太師許之

彭義斌圍東平嚴實請和秋七月義斌狥真定實以蒙古兵來襲義斌死之京東州縣盡陷

義斌既克山東復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博囉罕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

食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時實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所掠實青崖之家屬不遣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其博囉罕等軍相望義斌分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即赴博囉罕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于内黄之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畧其後遂擒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為他臣屬耶遂死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為實有實所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凡五十四城後又割大名彰徳外屬而益以徳兖濟單四州時所在殘毁獨實所統治安四方之民爭赴之

發明 義斌不過民間之忠義耳前書復京東州縣此書團東平狗真定則其恢復之義昭如曰星烟不可滅迨至兵潰被執不屈而死忠何尚焉觀其諭敵之言辭義懇切則君臣之大義明矣義

斌甫没京東隨陷則義斌保障之功豈不益可則者哉綱目特書死之所以予全節爾噫君子之為世勸亦多矣

竄大理評事胡夢昱于象州

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為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覊管而卒

贈張九成官爵録程頤後

帝以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議倫多偏尋又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為籍田令

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罷直學士院真德秀金部員外郎洪咨夔

時論濟王事者衆多彌遠患之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謟事彌遠家幹者萬昕昕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為達其語遂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於是給事中王塈等駁德秀所正濟王贈典莫澤等繼劾之遂命提舉玉隆宫咨夔亦言濟王寃成大等復交劾之鐫二秩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成大知孝與澤為三凶且謂成大為成犬

發明

理宗知張九成程頤之賢而贈官録後則冒中之薰蕕亦明矣獨於進退人才之際而不

能別其善惡焉彼如胡夢昱論濟王之冤果私於濟王者乎抑忠於朝廷者乎見忤彌遠遂竄象州則是非不能決矣梁成大論事彌遠而得諫職德秀咨夔相繼毀逐則賢否不能明矣是非不能決賢否不能明天下之治者鮮矣雖然蓋由於理宗無解上六之才不能射隼于高墉之上耳小人不去則君子不能立君子不能立則天下又安望其善治哉詳書于冊其義自見

廣義 彌遠所為其即秦檜侂胄之故智耳嗚呼宋室權姦一消一長而卒不能成中興之美者其天意歟

冬十月蒙古特穆津伐夏取甘肅州西涼府十一月取靈州進次鹽州川

以西夏納仇人伊克和賓衮及不入質子也

以薛極叅知政事葛洪簽書樞密院事○以李知孝為右正言

知孝附史彌遠而忌真德秀魏了翁之鯁直乃上疏曰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揺之意勝既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為激怒之辭退俟斥逐之命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奇節而立令名此則臣之所未解葢以陰詆德秀了翁也踰月復言近年諸老凋零後學晚出不見前輩不聞義理不講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詖更唱迭和蠱惑人心此風披扇為害實深乞下臣章風厲內外各務靖共以杜禍萌遂進拜右正言

貶魏了翁官居之靖州罷真德秀祠禄

胡夢昱貶時魏了翁出闗餞之李知孝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世欺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亦奏了翁雖已從追竄人猶以為罪大罰輕德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歸浦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發明嗚呼小人之禍至是益烈矣是時史彌遠之
元惡主於內梁成大之羣邪附於外共相盤
結以害君子君子之遇斯時既不能如肥遯無不
利亦當如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然小人之勢
已盛而君子亦未如之何也已矣了翁德秀為世
大儒而終為小人所忌弗果大用歷觀宋自紹聖
以迄于今何泰之時常少而否之時常多耶此由
繼世之君不能察其是否而真偽自是錯雜矣綱
目書此其亦深
為當時惜也

給京軍緡錢

以雪寒給在京諸軍緡錢有差出戍之家
倍之自是慶福災異淫雨雪寒咸給之

蒙古使人如高麗來至盜殺之

自是高麗與蒙古不通

武仙復襲真定蒙古史天澤奔藁城

彭義斌既敗仙勢益蹙已而潛令諜者結死士匿真定城中太歷寺為内應仙夜斬關而入據之天澤出奔藁城

丙戌二年 金正大三年 春正月贈陸九齡等官賜謚録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後

詔贈陸九齡直秘閣謚文達沈煥直華文閣謚端憲録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九齡撫州金谿人幼頴悟端重秦檜當國程氏學廢九齡獨尊其說舉進士調興國教授嚴規矩勸綏引翼士類興起

改金州教授卒張栻嘗與講學期以任道之重呂祖謙嘗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九淵九齡弟生而頴異與其兄自相師友和而不同其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于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後以将作監丞奉祠還鄉學者稱為象山先生九淵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茍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及知荆門軍政行令修民俗為變卒謚曰文安九淵嘗與朱熹會于鵞湖辨論多不合及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焉其次兄九韶亦學問淵粹人稱為梭山先生九淵門人其最著者曰袁燮楊簡沈煥

舒璘斆端粹專靜為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竦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簡篤學力行為政設施皆可為後世法所著禮書行于時煥定海人乾道政為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同僚忌其立異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法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為訕已請出之遂為高郵軍教授終于舒州通判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觀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璘刻苦磨厲改過遷善從張栻及九齡遊及聞朱熹呂祖謙講學于婺徙走往謁之乾道中為徽州教授作詩禮講解仕終宜州通判

發明

理宗崇信姦邪貶黜正士無可言者獨襃表先哲一事差强人意故特揭而書之所以不

沒其善也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為善矣

蒙古史天澤以藁城之兵入真定武仙復走西山

藁城守將董俊以鋭卒數百授天澤天澤夜赴真定與薩納台合攻仙仙走西山薩納台怒真定民反覆驅萬人將斬之以示威天澤曰是皆吾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被脅今殺之何罪乃全釋之

二月建昭勲崇徳閣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曽吕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宗彦吕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三月蒙古圍李全于青州

金北剷山東南仰錢糧且扶朝廷以疑蒙古蒙古攻之金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蒙古築長圍夜布狗砦錢糧援路絕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掠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留青福還楚

秋七月夏主德旺以憂卒弟子晛立

蒙古主人夏城邑多降德旺憂悸而卒國人立晛號德旺曰獻宗

八月衛涇卒○金置益政院說書

金主詔設益政院於內庭以禮部尚書楊雲翼等為說書官雲翼天性雅重博學能文明於政事直言敢諫與翰林學士趙秉文同為時所重

徐晞稷罷以劉琸為淮東制置使

朝廷聞全為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晞稷畏懦謀易帥劉琸雅意建閫使鎮江副都統彭忏延譽托亦垂延代琸從臾尤力故以琸代晞稷忏代琸知盱眙

冬十一月盱眙忠義夏全作亂逐劉琸以衆降金

琸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總管惟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琸素畏其狡不許彭忏自以資望視琸更淺曰琸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琸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會夏全忻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入屯城内琸駭懼勢不容卻復就二人謀焉時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琸令夏全盛陳兵楚城李全

之黨震恐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邪狐死兔悲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助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能安自立便當是太尉為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為好反與福謀逐琸遂圍楚州治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琸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琸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為賊有琸步至揚州借兵自衛夏全既逐琸暮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楊氏圖已因大掠趨盱眙欲以為亂盱眙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恐琸自劾未幾死

發明 夏反全覆小人固無足論者劉琸既為制使而不能折服一校徒以擁兵自隨羈縻而已

迫至遇變又不能討反為所逐僅以身免是不知義命者也身為制帥而被一校所逐於心獨無愧乎上表自劾嗚呼晚矣若夫夏全背義負恩忘君事敵其罪可勝誅哉故書作亂降金所以罪悖逆書逐劉琸所以譏無為綱目有以斷斯獄矣

丁亥三年金正大四年春正月以姚翀為淮東制置使

城東艤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李全妻楊氏用徐晞稷故事而禮遇之楊氏許翀入城翀乃入寄治僧寺中朝廷以姚翀常與李全交驩故命之翀朝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為朕撫定之翀至楚極意娛之

贈朱熹太師信國公

宋理宗以不得與朱子同時為憾續編書之以見嚮慕正學之切不知當時信任僉士郎使朱子在朝恐亦為讒邪所中不得大行其道此皆掠美虛談且以彰其祖宗之失尤非所宜

熹先謚曰文至是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予恨不與之同時也紹定中改封徽國公

發明 為國者莫大乎立規模規模既立然後可以言治規模不立天下未可得而治也蓋尊賢育才以彰有德是為立國之規模耳朱子發揮聖賢蘊奧為萬世宗師見沮讒忌道未大行今理宗加贈其官頒詔褒美亦是公道之不容泯者使天下士夫皆知正道之所以有益而感發興起者端有在於此矣故特書以著其美

廣義 觀理宗讀文公四書足見其勵志聖賢之學所謂惟學遜志務時敏者也其賢可與太甲

成王作求矣適丁宋運之衰故功業有所難就識者恨之

夏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

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鄭衍德田四救已曰譬如為衣有身慾無袖邪令北歸未必非福全乃降于蒙古

蒙古遣使責歲幣于金○六月朔日食○楚州忠義李福作亂逐姚翀詔以統制楊紹雲兼淮東制置使改楚州為淮安軍

劉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為厲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于朝福知之亦謀殺慶福於是二人互相猜

忌不復相見一日福為稱疾不出旬餘慶福往候之福乃躍起挾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殺之福以慶福首納于姚翀大喜恭客杜來曰慶福首禍是一世奸雄令頭落措大手邪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續賦黨籍籍謂福福所致福畏衆口數見翀促之翀謝以朝廷撥降未下六月福乘衆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台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翀命名諸幕客以楊氏命名翀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杜來至八字墻福兵腰斬之福兵欲害翀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鬚髯縋城夜走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

發明

前以劉琸為淮東制使而為夏全所逐此以姚翀為淮東制使而為李福所逐則朝廷輕

於用人之意可見矣當楚州亂離之際正宜遴選才能提兵鎮撫可也必如大有九二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之人斯克負荷而乃鼎以折足覆公餗之人其克濟乎然則以紹雲蕉為制使不復建閫其與唐之姑息藩鎮而為羈縻之事者何以異哉嗚呼宋之君臣不務遠畧惟務苟安何益於事耶比所以終於不競云爾

廣義理宗羈縻楚州其得易之小貞歟

金遣使請和于蒙古○蒙古特穆津滅夏以夏主晛歸

蒙古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避暑于六盤山踰月夏主晛力屈出降遂縶以歸夏亡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黄兩駞而已既而軍士病

瘦唯得大黄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

發明定十五年經書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春秋罪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夏主睍納蒙古仇人不入質子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於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睍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夏主睍名

垂訓大矣

廣義自開闢以來崛起之盛未有如蒙古也且觀其滅人之國如發蒙振落耳嗚呼蒙古之盛一至於此天將縱之使興耶

秋七月蒙古自鳳翔侵京兆○張林等歸淮安討李福

斬之

李全之黨以贍軍錢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國安用閻通嘆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全而劉慶福為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間貳令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嘗為全所辱且謂我本貫帥帳前人與彭義斌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獻遂帥衆趨楊氏家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妾稱楊氏函其首并福獻于楊紹雲紹雲馳送臨安傾朝皆喜

發明 嘉定十四張林書叛降蒙古則林固亂賊耳以亂易亂何以討書原其情也林之叛因福

兄弟之間貳乃不得已也觀其自謂之言亦非述而不悟者故亦嘉其念之以萌而特書曰討以予之夫以張叛人猶能為朝廷討賊當時遠近於諸臣豈不深可愧哉予在張林則罪在朝廷矣若曰宋不能討而林討之所以為可責耳此綱目書法之深意而學者所當深究也

廣義李福之討特書張林筆者以見朝廷不能討賊而出于臣下也語曰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其以此歟

詔知盱眙軍彭忻及時青經理淮東八月忻將張惠等執忻以盱眙降金

時撒忻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使便宜盡戮李全餘黨忻輕儇不為惠等所服得撒不敢

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望重擁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還延不決惠成進以朝檄專委青而不及己乃歸盱眙設燕邀忔乘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于金金人俾惠專制河南以拒蒙古而使總帥完顔額爾克戍之

廣義張惠等何其愚矣于時金人尚不能自保其國何暇利人之土地耶是降也譬諸抱石拯溺必不能逃滅頂之禍況宋也亦無負於惠等之罪不可以容誅矣

蒙古以李全行省事于山東淮南全自青州復入淮安殺張林

全得時青報慟哭力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蒙古大將乃承制授全

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帛全遂與蒙古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楊紹雲聞其至善留楊州不還王義深奔金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郭統制亦為全所殺

冬十二月金封李全為淮南王全不受

時金敗完顏額爾克于龜山故也

蒙古兵入關外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三關逃歸

蒙古入京兆關中大震復以破兵關外諸隘至武階鄭損棄沔州而遁於是三關不守時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唯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

兵二十萬以守禦之議者乞謹邊
備以防南侵帝命樞臣采其計

發明蒙古舉號外之也入者逆而不順之詞因以
譏宋之無備也逃者匹夫之事鄭損制置兩
川蒙古入寇竭力以拒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
理自明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不亦賤乎則
書曰逃歸以著其幸免而
不知命之罪也其旨嚴哉

蒙古特穆津死于六盤山少子圖壘監國

蒙古主在位二十二年卒年六十六臨卒謂左右曰
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
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
金急必徵兵潼關南據連山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
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廟號太祖凡六
子長曰卓沁性卞急而善戰早死二曰察罕台性慎

吝為衆所畏三曰烏格台四曰圖壘特穆津死圖壘監國

發明 凡未稱君卒則書死特穆津前已稱帝改元至此亦書死者不遽予以正統不得比於中國共主之例至紹定四年烏格台始進而稱主卒則書卒蓋至二世據有中原統一區宇不得不以借國之例待之其維持正統之意嚴哉書法與金同耳

蒙古史天澤攻武仙于西山仙敗走汲

天澤在真定繕城壁修武備為不可犯之計以高公抱犢諸砦武仙之巢穴不可不攻乃帥兵破之仙走入汲縣天澤復取相衛蟻尖馬武等砦

蒙古入西和州知州事陳寅死之

蒙古兵薄西和城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謂妻杜氏曰若速自為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禄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二子及婦俱死毋傍寅斂而焚之乃自伏劒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發明　陳寅之守西和竭力備禦援絕而陷夫婦繼亡可謂盡忠王事臨難不苟免者矣特書死之予全節也

李全誘殺時青併其衆

戊子紹定元年　金正大五年　春三月金將完顏陳和尚大敗蒙古兵于太昌原

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顔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顔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益自有蒙古以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授定遠大將軍世襲謀克忠孝一軍皆回紇奈曼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狠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中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為重

發明女真蒙古交攻至是二十餘年每為所敗未嘗一勝至是而有大昌原之捷者可見金之健將鋭卒不為無有但自不能用之故耳然則陳和尚之戰非義戰乎故書大敗以深予之

夏六月朔日食○冬十二月以薛極知樞密院事袁韶同知院事鄭清之簽書院事葛洪參知政事

乙丑二年　金正大六年　蒙古太宗却將烏格台元年

秋八月蒙古烏格台立

烏格台自和博之地來會喪耶律楚材以太祖遺詔名諸王畢會請立烏格台時圖壘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楚材言于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諸王奉烏格台即位于和林東奎騰河濟勒之地烏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册立禮儀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有忤意者刀鋸隨之至有全家禍者楚材以為言命禁絶之

廣義甚矣禮之為物不以夷夏而殊也夷狄能用之則必用夏變夷中國不能則將變于夷矣故用之于朝則朝廷尊用之于鄉則鄉黨睦用之于家而家齊用之于身而身修善乎南宫氏曰順此則與逆此則危無一於此則亡由于此則為明君為賢臣為君子不由于此為昏主為亂臣為賊

子致近于禽獸故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皆此意也觀夫蒙古之興其名號語言與中國異固君子之所罕稱也然其始事之日使無楚材杜撰禮儀必將相戕相賊而自底滅亡耳何能若是之强盛哉噫以楚材定大策于羣疑之際遂强其國况用先王之禮者乎

冬十月蒙古圍金慶陽○十二月蒙古始定筭賦

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牛馬羊

蒙古以天澤等為萬戶分守中原

蒙古主以史天澤劉黑馬蕭扎拉為萬戶分統漢兵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隸天澤平陽宣德等

路隸黑馬

戊寅三年金正大七年春正月蒙古入金大昌原金將伊喇布哈敗之慶陽圍解○二月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州軍馬

范葵皆方之子時丁母憂求解官不許乃卒哭俱復視事

發明起復非淸朝之令典乃金革之變禮是時蒙古竊發於外李全拔扈于內金革之變莫此為尤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是誠急於用人之時也范葵尋丁內艱乞終喪制朝廷不許復命視事此蓋金革之變不得已耳非若五代史弘肇自起復以布富貴之比也世豈可以復起為非而不顧

其是否哉學者要當深察而辨明之可也

蒙古立十路課税所

初蒙古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羣臣成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為耳誠均定中原地税商税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歳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何為無用哉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至是楚材奏立十路課税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劉中等皆在選中楚材因間進説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

廣義仰觀蒙古之興楚材之力居多是亦天付此屬以資元運豈人力哉

夏五月以李全為彰化保康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命遂罷知楊州翟朝宗

金自還楚節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天長民保聚為十六砦比歲失業官賑不繼壯者亦皆就募射陽湖浮居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難制其家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嘗結水砦以觀成敗全知東南利舟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之留其舵工以一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筏厚募南匠大治舭艤船自淮口及海海相望時時試舟于射陽湖及海洋復以糧少為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以覘畿田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貿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絶全因縱遊說于朝復請建閫山陽又遣

使入金且欲銷朝廷兵備乃遣軍士穆椿潛入京師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於是先朝兵甲盡喪金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若莫先取為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金欲朝廷不為備且雖反而不敢遽絶其給乃挾蒙古李宣差宋宣差以烔疑虛喝而蒙古實未嘗資金兵其李宣差則青州賣藥人也朝廷雖知其姦姑事苟安不之詰及金糴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嗾尉兵奪之金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璮知縣陳遇皆遁金入城據之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懇金退師金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衆朝廷乃授金節鉞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金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為罷朝宗命通判趙璥夫攝州事趙范趙葵深以金必反為慮累

疏力言之史

彌遠不納

發明 嗚呼宋人姑息至是益甚矣慎惜名器勿為濫施此有國之先務也李全叛逆之賊法所必討而乃以節鉞啖之以至貴之爵而加叛逆之人是可謂綏來遠人之道乎及其不受可愧之甚唐室姑息藩鎮而卒以亡唐理宗不能震起威令而可踏襲唐人之陋轍哉然則李全逆命朝宗何辜無故罷之賞罰安在故書罷而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無罪也即綱目所書觀之則當時政刑之得失亦可見矣

廣義 觀李全遣穆椿入臨安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庫欲以銷宋兵備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則知理宗徒善不足以為政矣當是時也蒙古勍敵方熾朝廷不嚴備可乎金人大讐未復朝廷不嚴備

可乎强臣悍將之充斥朝廷不嚴備可矣令也賊造皇城如入無人之境何足畏哉書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理宗想未之講臣故曰理宗徒善不足以為政

秋八月蒙古史天澤攻武仙于汲仙敗走胡嶺關

武仙既歸金金復封為恒山公置府衛州蒙古史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顔哈達率衆來援蒙古諸軍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諸軍合攻之仙遁去屯胡嶺關天澤遂取衛州

冬十月以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

李全造舟益急至發塚取𣗳板煉鐵錢為釘熬囙脂擣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給趙璥夫以蒙古為辭遯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絶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

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湖陽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橋于喻口以便監城往來時史彌遠多在告諸執政不又以為意獨鄭清之深憂之力勸帝討全全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許便宜從事然猶有内圖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

蒙古烏格台帥衆入陜西金以完顔哈達伊喇布哈行省事于閺鄉以備潼關

初蒙古使翁鄂羅至陜西議和金行省伊喇布哈赫舍哩約赫德等懼其泄事機留之及布哈既解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翁鄂羅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翁鄂羅還見蒙古主白之蒙古主怒即

與弟圖壘帥衆入陝西鄜翔京兆同華之間破諸山砦柵六十餘所遂取鳳翔金以平章政事完顏哈達及伊喇布哈行省閿鄉以備之

發明金棄諸路而專守潼關則非計矣所謂獨坐窮山養虎自害者也苟失潼關抑將何所屏蔽哉直書于冊深譏之耳

十二月李全冦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擊敗之

全突至揚州灣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璥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名糧勸全歸楚州即遣劉易就全壘示之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紿邪擲書不受璥夫恐亟發牒印逆趙范于鎮江范亦刻日約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彊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引兵攻秦州知州之宋濟

迎降全入坐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趙楊聞范葵已入楊城乃鞭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楊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楊州矣江其可渡耶既而曰今惟有徑擣楊州耳遂分兵守泰而悉衆攻楊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駐平山堂以伺三城機便全攻東門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絶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絶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然全志吞楊州三城而兵每不得薄城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為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衆及驅鄉農凡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絶范葵命三城諸門

各出兵劫寨舉火為期夜半縱兵衝擊賊甚衆自
是全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益奏
秦于平山堂布置築圍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
將士卒堡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鏖戰自辰至未殺
傷相當明日范出師大戰獲
全糧數十艘葵亦戰敗之

廣義 兵家以逆順為强弱以曲直為老壯觀趙葵
數李全之辭則可謂順且直矣李全語塞何
其逆且曲耶故自是而後李全屢屢戰屢敗足以見
其弱且老范葵屢戰屢勝足以見其師之强且壯
非其師有强弱老壯以其理有曲直順逆耳然世
有徒恃其勇而不顧理之是非而欲勝人者殆恐
人不能勝而適足以自
取其敗耳豈特行師哉

以鄭清之參知政事喬行簡同簽書樞密院事○詔史

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

發明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彌遠妨賢病國擅權廢立是誠天討之所宜加者也理宗德其立己溺愛不明不惟加以隆恩而又錫以殊禮彌遠何人而尊崇之至乎理宗可謂知有彌遠而不知有公論者矣舉措如此寧能不來天下之議乎直書詔史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所以深貶之也

立皇后謝氏

后天台人丞相深甫之孫也生而黧黑翳一目父渠伯早世產業破壞后躬親汲任帝即位議擇中宮楊太后以深甫有援已功命選謝氏女謝氏獨后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擇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

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事奚益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為后妃之祥櫟伯不能止乃共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膚婗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翳遂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亦相竊謂曰不立真皇后是乃立假皇后邪帝不能奪賈妃專寵後宮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

廣義君子觀謝后之事則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聖人豈虛語哉

辛卯四年金正大八年春正月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

全浚園城壍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捲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

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佽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越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為三迭陳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還陸喜事者欲挾全為重逐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怯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全檜垂雙拂為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鋭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鬬而

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萬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二軍蹙之全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楊州捷聞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葵淮東提刑善湘季子如楳史彌遠壻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有方慰藉殷勤故能成功

發明

觀此則范葵討賊之功可謂偉矣大敗者快之之詞走死者貶之之詞李全作亂于茲七

年未有能制之者范葵一起而大振軍聲前書擊敗此書大敗然而前書擊敗猶朱殄其渠魁此書大敗始能滅其元惡則其運籌之機決勝之策誠迥出乎人表矣故特書而予之

廣義 李全宋之内癰也向非二趙出死力以潰之必隕宋人之軀矣史彌遠不為介意惡得無罪

蒙古圍金鳳翔夏四月克之

蒙古圍鳳翔府金行省哈達布哈逗遛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華往諭之哈達布哈言兵北勢盛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畧與渭北軍交手計北軍闘之必當弃赴少紓鳳翔之急哈達布哈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晚収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蒙

古遂取鳳翔哈達布哈還京兆

民于河南使完顏慶善努戍之

以喬行簡簽書樞密院事○金完顏陳和尚敗蒙古將

蘇布特于倒回谷○五月趙范趙葵等収復淮安

趙范趙葵復率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

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天五月淮

安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家淮北賊歸赴

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王旻

趙必勝全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

楊氏謂鄭愆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

勢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耳遂絶淮

而去其黨即遣書垍等納款軍門趙范許之淮安遂

平

國安用降蒙古以為山東路都元帥

安用從李全妻楊妙真走山東降于蒙古蒙古以為都元帥行省山東

蒙古侵金使蘇巴爾罕來假道秋七月至泗州統制張宣殺之

初金降人李昌國言于蒙古圖壘曰今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圖壘然之至是白于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圖壘先趨寶雞蘇巴爾罕來假道淮東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至泗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圖壘聞蘇巴爾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發明蒙古猖獗剗削諸國其來假道者特畏公議不容姑為盡禮云爾然藉其憑陵之勢不啻如泰山之壓卵也張宣不能為國防守而乃擅殺使人其惡不已甚乎厥後敵得藉口而釁端啟矣紅淮州陜日事兵爭生民塗炭其禍亦烈譬猶人不履虎之尾尚為其啞害令履其虎尾則安有不啞人者哉則是曲在宋而直在敵誠為自取焉耳故特謹而書之以為基禍之始云

廣義外邦之與中國無故而尚欲侵寇况殺其行人乎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宣之謂乎

八月蒙古圖壘入武休破興元遂侵仙人關

蒙古圖壘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鼈山徹屋為筏渡

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畧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

蒙古主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

楚材奏請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户府專總軍攻課税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為令又舉鎮海鈕祐禄與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舒穆嚕咸得卜激皇叔烏珍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搆百端欲置于死地鎮海鈕祐禄重山等懼讓楚材曰何為强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為諸公何預也若果獲罪我自當之蒙古主察烏珍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為人所訴帝命楚材鞫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私讐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蒙古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廪物料文薄

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九月太廟火

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祕書省玉牒所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存蓋殿帥馮榯率衛卒力救之也帝素服減膳徹樂寀執降官封一等太常少卿度正國史院編修官李心傳上疏言宗廟之制未合于古茲緣災異宜舉行之詔兩省侍從臺諫集議之遂求直言籍田令徐清叟上疏乞為濟王置後以和異氣

帝不省

發明 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聖人必謹書之蓋人火曰火火及太廟變非小也然太廟火何

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姦臣擅竊國政而天子不能制況敵國擾邊荼毒西蜀天下之變莫此為甚而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非以見戒者乎

蒙古攻金河中取之

蒙古主圍河中急金完顏慶善努棄於京兆東還簽樞草火額爾克元帥板子額爾克懼軍力不足截半城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白戰半月力竭之城陷草火額爾克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額爾克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閿鄉初板子額爾克在鳳翔為監戰奉御陸爾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召陸爾遂譖額爾克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兩額爾克皆內族一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為板子故時

人因別之史臣曰草額爾克力戰而死板額爾克亦力戰不死于陣而死于刑論者以為有近侍先入之言夫以暬御監軍既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金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金蹈其轍哀哉

冬十月蜀口諸郡陷于蒙古

四川制置使桂如淵逃歸詔以李𡌴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趙彥呐副之知興元府初彥呐治西和五年安丙待之甚厚崔與之以彥呐大言無實必誤國事不可付以邊閫朝廷不從

蒙古伐高麗

以其殺使者著古也

十一月蒙古圖壘入饒風關十二月渡漢江金完顏哈

達伊喇布哈自順陽還鄧州蒙古追之獲其輜重

圖壘攻饒風關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金主名守緒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歴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懐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哈達布哈師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圖壘將兵屯漢江哈達布哈名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阿達茂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空

虛必為所潰布哈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況自來乎未幾蒙古兵果渡哈達布哈始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陣于前山騎士于山後蒙古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雁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來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然知其在西者望布哈親軍環饒甲騎後而突之金富察鼎珠力戰始退哈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令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卻而擁之必勝矣布哈曰江路已絶黄河不氷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為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哈達布哈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至哈達布哈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哈達布哈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哈達布哈隱其敗以大捷聞

百官來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壁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游騎突至多被俘獲

廣義　分註載金主之言誠自有理然豈可付國之存亡於天而不修治哉此申包胥所以有人定勝天之説也詩曰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金人何足以知此

新作太廟

唐文宗太和五年命有司葺太廟君子譏之

發明　寧宗嘉定五年太廟屋壞既書於冊竟不聞有葺治之舉意者當時隨宜修治故史筆亦不復錄耳至於營繕宮館興造寺宇則代有增益况今太廟火延至於四月不作則亦宋人習於怠忽視爲故常不復加意爾綱目書新作太廟新作者更

新創造之為非補葺罅漏之云以理宗之賢僅克舉此則夫前此累朝簡於宗廟之罪從可知矣可勝嘆哉

壬辰五年（金天興元年）春正月以孟珙為京西兵馬鈐轄屯棗陽

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衆不服制置使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衆皆帖然珙又建平堰於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曰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邊儲豐足珙又命忠順軍家自蓄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至是以母憂起復駐劄棗陽

以史嵩之為京湖制置使

知棗陽府

蒙古烏格台自白坡渡河次鄭州使其將蘇布特圍金汴京

金主聞蒙古兵趨汴名羣臣議尚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拜𤣥不從而遣蒳伊蘇等部民丁壯萬人開堤決水以圍京城命爪爾佳薩哈勒將步騎三萬廵河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西夏人恤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圖壘以師來會爪爾佳薩哈勒至封邱還蒙古兵奄至莽伊蘇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人蒙古主入鄭州遣蘇布特攻汴城金主名羣

臣議所守有言珠格高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守外城命修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徧守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名在京軍官於上清宫平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并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専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為赦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辭情俱盡門者莫不感勵洛陽人至於慟哭

金完顏哈達伊喇布哈引軍援汴及蒙古圖壘戰于三峰大敗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

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自鄧州赴援步騎十

五萬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哈達等謀曰敵兵止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黄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復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金軍遂進次于三峰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布哈已失所在哈達乃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圖壘與金相持乃遣昆布哈齊拉袞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外哈達匿窟室中破城蒙古兵發而殺之因楊言曰汝家所恃惟黄河與哈達耳

令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詣圖壘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湩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布哈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圖壘欲降之往復數百言終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為矣

發明 書引軍援汴予其急君也書戰于三峯大敗謂與讐戰雖敗亦榮也陳和尚前有倒回谷之勝次有大昌原之勝廹夫三峯之潰自詣軍前奮發陳慨畧不少屈其忠君之心誠矣觀其對蒙

古之言至今讀之令人毛竦茍非以大義貫徹於方寸者曷克以臻此哉嗚呼是舉金之健將銳卒俱盡不復可為矣夫乃非天意乎特書死之予全義也

廣義偉哉陳和尚之豪傑也觀其死節之言何其正大光明哉議者不可謂金無人

二月金陝西諸將棄潼關東還蒙古追及之于鐵嶺皆殺之

初金聞蒙古入饒風關道圖克坦烏程赴閿鄉以備潼關圖克坦百家為關陝總帥便宜行軍百家入陝榜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里哈傳旨名烏登援汴烏登與潼關總帥納哈塔舍音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虢入陝同華閿鄉一

帶軍糧數十萬斛俻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不俄聞蒙古兵近糧者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蒙古游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遂長驅至陜烏登癸閿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氷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間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餒憊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于馬前金兵遂大潰烏登舍音從數千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

蒙古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不克

蒙古圍歸德金行省實嘉鈕勒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材智故得不陷

金復以完顏薩布為左丞相

先是完顔薩布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為相之道薩布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某時以某為相而亡國遂請致仕至是蒙古攻汴日急財匱援絶金主大懼平章政事拜甡以為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為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薩布為相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帥

三月蒙古圍洛陽金警巡使齊克紳力戰却之

蒙古立砲攻洛陽城中唯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薩哈蓮疽發于背不能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推齊克紳為府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兵圍其三面紳括衣為幟帛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憨子為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遏砲用不

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紳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技乃退

金遣曹王額爾克質于蒙古請和夏四月蒙古退軍河洛

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伊喇布哈妻子并繡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額爾克為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為質請和諫議大夫費摩阿固岱為講和使未行蒙古蘇布特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列木栅驅漢夫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平章拜韭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鬨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旁老幼遮擁至有

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濠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邪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畧忍待曹王出韃靼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金籠德宫造砲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為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磑或碌碡為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宫及芳華玉溪所拆大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綳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蒙古兵以火炮擊之隨即延爇不可撲救又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唯凹而已蒙古兵濠外築城圍百五十里

城有乳口樓櫓濠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舖舖置百許人守之初拜蛀命築門外短墻委曲陿隘容三二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為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地由濠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壕又為蒙古所覺又放紙鳶至丈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鳶紙燈退敵難矣特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以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蒙古又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又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唯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毋明惠皇后陵被發蘇布特知不可取乃為好語

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蘇布特乃許退兵散屯河洛間參政特嘉喀爾喀以守城為己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色埒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為恥況以罷攻為賀邪喀爾喀甚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耶乃命趙秉文為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事乃已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飫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為制旨釋衛紹王族禁錮

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邱門外采蔬薪

發明 金事侵不可為者徒以乞和蒙古圖存於亡譬猶阱中之鹿抑將安往健將銳卒既盡而恢復之事無能為矣雖然有施必有報天理之相應女真憑陵中國竊據宋地而蒙古乘之若合符

節然則金人之亡烏足惜哉
書此足以著天道之不遠云

金命其平章政事完顏拜甡致仕

拜甡恇怯無能性復貪鄙軍士怨憤其不戰拜甡不自安謂尚書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為幸為我撰乞致仕表頃之金主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軍士猶欲殺之拜甡懼一夕數遷金主以親軍二百陰為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别墅而後已

五月金汴涼大疫

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園戶僧道醫師粥官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

發明　疫何以書記災也金自南遷以汴為本是時國祚傾危境內擾攘金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於四方者幾千人矣薰之疫癘大作民罹塗炭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然則金之生靈豈不盡乎嗚呼金之見絶於天為可知耳金之不亡寧有是理哉故特謹而書之

廣義　兵燹之後必有疫癘饑饉相承何也葢人不能堪不能聊生故也是以屢豐年之辭見詠於詩人者所以著王師之美也彼此相殘豈有不損天地之和者哉

六月金徐州軍亂蒙古國安用入據之

徐州埽兵總領王祐張興都統封仙等燒草場作亂逐行省圖克坦伊都安用率兵入徐執祐等斬之以封仙為元帥主徐州事

秋七月以陳貴誼同簽書樞密院事○金殺蒙古使者三十餘人

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絶

蒙古國安用降金金封為兗州行東京尚書省事賜姓名完顏用安

安用既得徐州金宿州東面總帥劉安國邳州杜政皆以州歸之安用遂據三州蒙古帥額蘇倫聞之怒曰此三州當我取安用何人輒受其降遣將張進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州安用懼乃與徐州總帥王德全叔殺張俊及海州元帥田海等數百人與楊妙真絶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州及徐邳宿三州主帥刑

白馬結盟誓歸金既盟諸將皆散去安用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因宿州從宜重僧努自通于金重僧努以聞未報而安用率兵萬人攻海州未至衆帥散去安用自知失計於是服金衣冠楊妙真怒安用叛已又懼為所圖乃悉屠安用家屬走退青州安用遂選兵分將期必得楊妙真金主遣近侍直長殷世英等持手詔至邳州拜安用且以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使安用便宜從事安用始聞使至猶豫未決遣迎使者監于州廨問所以來使者對以封建事安用意頗順明日出見使者跪捧如等夷坐定語世英曰予向隨韃靼兵攻汴嘗于開陽門下與侯摯議内外夾擊比時韃靼病死者衆十七頭項皆在京城若從吾言此軍中興久矣朝廷無一敢決者今日悔將何及言竟而起因使人取金所賜物遍觀之喜見顏色及設宴拜受如儀令主事常謹隨世英奉表入謝金主復遣世英賜以鐵券虎符龍文衣玉魚帶及郡王宣世襲千

户宣各十聽同盟可賜者賜之世英過徐德全安用說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安用郡王宣吾二人最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留郡王宣世襲千户宣各二由是與安用有隙

發明　甚矣金人自取滅亡之道也初與敵和自救不暇而乃殺其使者納其叛人蒙古既得以籍口又可以興師自是和議絶而金國亡矣豈不深可哀哉綱目特書以著其亡國之本

金恒山公武仙等會兵救汴八月遇蒙古於京水皆潰

初三峯之敗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鄧州行省完顏色埒而鞏昌總帥完顏呼沙呼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兵即擁軍眉山店報色埒曰阻澗結營待仙至俱進色埒急欲至汴不聽金人命樞密使特嘉喀爾喀帥兵應仙色埒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仙衆亦走還留

山喀爾喀七中年三日闍色埒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被劾廢居汴常鞅鞅不樂後為崔立所殺

發明　凡書敗未有不善者也然觀其遇敵皆潰足可以占人心天命之去留矣十萬之師不戰而潰人心既失天命隨離區區金欲圖存於亡豈不夏乎其難哉皆潰二者以為兵不能潰全自潰之焉耳夫以十萬雄兵無故皆潰金之不亡其可得耶

閏九月彗出於角

帝避殿減膳撤樂詔中外臣僚指陳闕失無有隱諱以諸路監司察守令之貪廉仁暴及民間利便疾苦以聞

發明　彗者逆戾之所疑其出乎角以列宿論之角則為妖亦悍厲之屬也是時江左粗安君無

失德意者權姦擅竊朝政天將亡宋之機云爾變宜有虛生者乎分注考之帝能於避殿減膳撤樂詔臣庶指陳闕失則亦非漠然不知所警者此其所以延宋祀於五十餘年而後亡也觀綱目之所書則人心天道皆可以占矣

高麗盡殺蒙古所署官蒙古伐之

高麗盡殺蒙古所署達嚕噶齊即衆入海島蒙古薩勒達伐之卒于軍

金括粟民間

金主以和議既絕懼兵再至乃復僉民兵為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顏珠赫等主之置局以推舉為名珠赫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倡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

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大夫內族哈昭復覬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全主乃命哈昭為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哈昭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珠赫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玖珠笑曰吾得之矣執寡婦以令衆婦泣愬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養為故雜蓬粃以自食耳非敢以為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也玖珠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栗盡棄其餘于糞溷中或白于李蹊蹊顰蹙曰白之參政及白哈昭哈昭曰人云花又不損蠶又得成余謂花不損何由成蠶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衆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迹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命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翰林直學士斜卯愛實嘆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為奉御把

努所告金主怒逐愛實有

司賴近侍李大節救免

發明 金主亂亡之事非一而貪吝之禍尤深既以朘削失軍心又以掊斂失民心夫平時正稅以尚欲損以予民忍為括粟民間强以攘奪名之乎況是時人心已離雖盡出內帑痛自改厲尚恐不及矧又以貪吝趣之哉直筆書之亂益甚矣

廣義 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故陸宣公曰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蹶拔矣此在承平深所當戒況當國勢危迫之秋而又行此乎譬則剸股充饑饑未得免而軀已損矣果何益哉綱目書此其誌金人亡國之事歟

冬十月金盱眙守將以城來歸詔改為昭信軍○蒙古

圖𡎚死

圖𡎚生六子長恭贇扣次默爾根三胡王克圖四呼必賚五賁喇六額埒布格

金以汪世顯為鞏昌便宜總帥

初世顯以戰功為征行從宜分治陝西西路時調度倉廹世顯發家貲率豪右助邉鄰郡效之軍餉遂足金主以呼沙呼為鞏昌總帥世顯同知府事二人盡忠固守以抗蒙古及呼沙呼勤王東下而潰乃以世顯代之世顯勵志自奮糧械精贍

十一月金完顔用安襲徐州不克

用安欲圖山東累徵兵于徐宿王德全劉安國不應會金主以密詔徵兵東方用安因聲言入援駐師徐

州城下以招德全德全不出殺封仙而遣杜政出城會劉安國與宿帥重僧努引兵入援至臨渙用安遣人殺安國因攻徐州三月不下退歸漣水軍食不給乞糧朝廷陽許之用安改從宋衣冠陰通於金糧乏卒多流亡

十二月皇太后楊氏崩

謚曰恭聖仁烈外朝以日易月宮中行三年喪

蒙古遣使來議伐金許之

蒙古再遣王楫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發明 宋金世讐理宜報代然借力蒙古以代之此又無可取焉宣和海上之盟為可鑒耳春秋

隱二年書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唐為魯地此益費誓所謂徐戎在魯東郊之境者魯君與之結盟修好成禮記事而無他故然春秋惡其以中國與徐戎盟故書時書月書日以深謹之夫外侮迭加人主所宜防閑烏可與之通和遣使與之共功耶況蒙古在宋尤為桀黠理宗惟務復讐及信其所不當信因來議伐即命許之故綱目前書遣使如蒙古此書許之所以見自盟乃宋人所欲非出於蒙古之請其所以致入寇之漸者皆宋人自取之耳書法若此其惡宋之意為何如耶自古會盟多矣未有中國先示之以弱者使宋之君臣有人心則必愧死亡地矣雖然後之欲輕信敵國者其為殷鑒豈不明哉

廣義　嗚呼蒙古來議夾攻讐金者帥晉人假道以愚虞人之謂也史嵩之甘受蒙古之愚而不

慮馬夫以張宣殺蘓巴爾罕時蒙古即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斯言也何其切齒之甚耶觀之則知其中心藏之以為後日興兵之端也必矣今者遣使來議伐金其意以為金亡則宋可坐而致也且仇敵難以信義交昔者仙和海上之盟口血未乾貪心即熾是以汴宋卒為亡遼之續嗚呼汴宋恊金人以亡遼而汴宋反為金人所得南宋恊蒙古以亡金而南宋終為蒙古所有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趙范何其獨見之明也曰然則何為而可曰自強其國嚴邊陲以備蒙古相時勢以報殘金則庶乎其可也

若夫成功則天也豈人力之所為哉

金主守緒出奔河北蒙古蘓布特復圍汴

汴京糧盡援絶勢益危急名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

鄧蒙古蘸布特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乃起院判白華為右司郎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既汝州有蘸布特則鄧下亦不可往今事勢當直赴汝州而與之一決汝州戰不如半塗戰半塗戰不如出城戰益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一此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欲以富察官努為馬軍帥高顯為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參政內族恩楚曰汝輩把鋤不可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耶衆默然唯官努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薩布平章拜甡右副元帥恩楚左丞相李蹊元帥左監軍圖克坦百家師

諸軍扈從參政納紳樞副兼知開封薩巴雅布秉城四面都總領珠赫外城元帥東面博斯呼南面珠嘉耀珠西面崔立北面富珠哩邁努等留守乃發府庫及内府器皿宮人衣服賜將士民間閧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目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曰金主使薩布宣言曰前日廵狩之議為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舉昌元帥呼沙呼援兵至言于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泰舉金主遂決意東行進次黃陵崗拜甡擊蒙古降其兩寨得河朔江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固請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温都察遜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

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拜牲曰聖體不便鞍馬且不可令蒙古兵知帝所在今日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侯諸軍到可一鼓而下因而經畧河朔且空河南之軍官努曰衛州有糧可取拜牲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為耶金主感之遂一意向河朔蒙古蘇布特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發明諸侯無出出失其國也春秋紀侯大去其國君子以為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恥乎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而弗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何如耳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大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金主

出奔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綱目取法春秋故其所書亦畧相似臣故擴胡氏傳意以發明之

癸巳 六年 金天興二年 春正月金主守緒濟河使完顏拜甡攻衛州與蒙古兵戰大敗金主走歸德拜甡伏誅

金主遣使徵糧于歸德總帥實嘉紐勒寬送糧千五百石至蒲城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布為幄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竟不濟蒙古和爾古納追擊南岸金元帥賀德希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主次于北岸望之震懼遂次于漚麻岡遣拜甡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拜甡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躡其後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拜甡棄軍東遁元帥

劉益上黨公張門皆為民家所殺金主進次魏楼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一戰少頃拜牲至倉皇言軍已潰北兵近在隄外請幸歸徳金主遂與副元帥和爾和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徳翌日諸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徳遣奉御珠嘉塔克實布往汴京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拜牲罪殺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戸潛伏洞穴及見富察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毫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拜牲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邱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叛故衛城堅守而蒙古之退無來援者以至于敗

發明金主既知拜牲無能前既命之致仕今復舉之為將則是君不知臣也迨夫拜牲既承君命不能效死一戰而乃兵敗逃回則是臣不急君也走者匹夫輕身之事金主雖起沙漠帝有中原

弗克與讐決戰同死社稷而乃效匹夫之行淌走歸德意圖苟免不亦賤乎拜甡欺君獲國罪在不赦前史以殺之為文則是以無罪待之昧討賊之前公也至綱目變文直書伏誅以正其罪然則亂臣賊子始無駐足之地也

廣義 金人之禍拜甡致之也故分註曰殺而其綱則書伏誅者正其罪也

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梁王從恪監國而幽之自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以城降蒙古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時蘇布特攻城日急内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煮充餓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金

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左司都司元好問謂薩尼雅布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為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薩尼雅布曰吾二人惟有一死爾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納軍亦謂之死耶薩尼雅布不答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劔指完顏納紳及薩尼雅布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生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薩尼雅布次殺納紳及左司郎中給哈塔德輝等十餘人諭百姓曰吾為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以太后誥命為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為太師都

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為平章政事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為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欵詣穌布特軍穌布特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穌布特穌布特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穌布特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為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荊王府為己私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直學士王若虛為文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名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頌功德而可取信于後

世者乎乖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史臣曰崔立乘時借竊大肆淫虐其為罪不容誅矣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啟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發明作亂者悖逆之詞崔立奉命留守便當竭力備禦死生以之可也顧乃射一時之利萌不臣之心以者不以者也君之儲嗣幽之於別室國之士地獻之於他人其罪不容誅矣益君臣天地之大義討賊天下之至刑豈以國步淩夷而遂廢討賊之義哉故直書以著其不赦之罪

蒙古圍金亳州○三月金富察官努作亂殺左丞相李蹊等金主以官努權參知政事

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實嘉紐勒歡懼不能給白于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于徐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富察官努忠孝馬軍四百五十八馬用軍七百人於城中諸軍旣出城金主召官努謂曰紐勒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努以馬用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而不及以因謀圖用時蒙古特穆爾岱圍亳州日遣兵薄歸德民心搖搖官努請北渡河再圖恢復紐勒歡沮之官努不悅乃私與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努積忿異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乃諭馬軍總領赫舍哩哈內族習顯陰察其動靜至於阿里哈反以金主意告官努金主復懼官努馬用相圖因以為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即撤備官努乘隙率衆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八守行宮劫朝官聚於都水摩和納宅以兵監之驅紐勒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刀刼長直把納紳於金主前金主擲所

握劒於地謂實曰為我言于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乃退官努乃大殺朝官李蹊以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官努提兵入見言紐勒歡等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紐勒歡罪而以官

努權參
知政事

發明　五服五章所以嘉有德五刑五用所以待其罪此人君賞罰之權不可一日而少緩也蓋有德不賞無以勸善有罪不討無以懲惡是時官努恣横擅竊朝政復因私憤濫殺大臣其罪可勝誅乎金主雖處播遷之中不可一日廢法即當暴白其罪肆諸市朝則一軍整肅人皆用命矣夫何縱其所為畧無可否不能討罪反加以官則賞罰之權弛而誰為之警懼哉異時幽於照碧惟日悲傷嗚呼亦晚矣直書于冊交貶之也

夏四月葬荅聖仁烈皇后○金崔立執其主之后妃及梁王從恪等送蒙古軍蒙古蘊布特殺從恪等以后妃北還

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于蘊布特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董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凡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圖克坦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蘊布特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徽欽之時蘊布特入汴城立時

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臨蘓布特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又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顔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户皆得保全遂為定制

發明　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盖報施之道如響之應聲影之隨形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有毫釐之差錯乎歷觀稱兵之殘暴者未始無報劉聰兄弟竊晉土宇執晉懐愍未幾身危而國削苻堅父子盜趙社稷憑陵江左未幾身弑而國亡唐安禄山背君作亂

卒死于其子慶緒之手五代契丹德光乘晉入寇卒有殺胡林之亡金阿古達崛起沙漠僭號稱尊定顔晟繼之滅遼侵宋然而前書金刼二帝及后妃北去此書殺梁王以后妃北還百年之間前後一轍非天道之報施耶若宋雖中微猶延數世金人逼蔡旋踵而亡此益天厭其德時假手蒙古以見報施不爽爾合前後書法觀之則人心天道安可誣哉後之恃天倖以為安而逞兇陵之勢者可以鑒矣此綱目善善長惡惡短之深意

孟珙擊金武仙于順陽破走之遂復鄧州

金唐鄧行省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伊喇瓊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

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及中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伊喇瓊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為之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于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

五月金富察官努襲敗蒙古軍于亳州

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官努母為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努因其母以計清和官努密與特穆爾岱言欲劫金主以降特穆爾岱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努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官努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掠之遂定斫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特穆爾岱營金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

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努以小船分軍五六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特穆爾岱不能支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努盡焚其柵而還遂真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命習顯總軍以守亳州焉

金蒲察官努幽其主守緒于照碧堂六月官努伏誅

官努既敗特穆爾岱益暴横居金主于照碧堂禁止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無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為此奴所囚耳于是内侍局令宋珪奉御女錙祜祿温綽烏克孫愛實等密謀討官努且聞蔡州城堅地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饑窘會蔡息陳潁等州便宜總帥烏庫哩鎬運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努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努力陳不可至於扼腕

頻足意趣臣測因號出于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努為無君諷金主早為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名宰相議事而令溫綽伏于照碧堂門間官努進見溫綽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斫之官努中劍投城下以走溫綽愛實追殺之忠孝軍閧變皆擐甲溫綽請金主親撫慰之於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

發明　官努前既恣情悖逆擅殺朝臣金主苟能按罪行辟豈容但已而乃姑息是務復加以官則是縱賊不討養成亂階者矣既而亳州倖勝勢益暴橫茲因遷蔡之謀遂起無君之念既幽其主益肆姦貪其罪不已甚乎然前史皆以追殺為文則其權衡倒施而亂臣賊子無所懲戒矣故綱目變文而直書伏誅以正其罪

蒙古取洛陽金中京留守㱓克紳死之

金主以㱓克紳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以參政内族色埒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紳建一堂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于石顧以死自效已而蒙古自汴驅色埒子于金昌府東門下誘色埒降色埒命左右曰射之聞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烏凌阿呼圖代行省事仲行總師府事月餘糧盡君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紳陳于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紳羅而射之韓奔還陳率步卒數百奪橋紳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紳即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外四隅至五門内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蒙古以五百騎廹之紳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呼圖以蒙古兵强即以輕騎挈妻子出奔蔡州於是鷹楊都尉獻西門以降

紳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廹而行見蒙古師塔齊爾紳語不避兵卒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紳不從左右持使北面紳拗項南向遂殺之

發明　齊克紳守洛陽宣力既久其忠國之心誠矣糧盡援絶兵敗被執拗項南向屹然不從茍非以生為輕以義為重者曷克慷慨以殺身哉死得其正宜乎書以全節予之也

金主守緒走蔡州

金主留元帥王壁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為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黄衣皂笠金兎鶻帶以青黄旗二導前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於行次

城中父老皆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大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及入蔡父老羅拜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欷泣金主亦歔欷遂以完顏呼沙呼為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庫哩鎬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參知政事富珠哩小羅索簽書樞密院事呼沙呼有文武材事無巨細率親為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呼沙呼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頗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見山亭為遊息之所呼沙呼切諫乃止呼沙呼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

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鋭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然於罵詈呼沙呼縛德杖之金主諭呼沙呼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呼沙呼對曰時方多故録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强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葢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努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于烏庫哩鎬鎬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于金主至以尚食闕供為言金主怒遂疎鎬鎬以被譖憂憤成疾多

不視事

發明走者匹夫輕身之事賤之之詞也金主勢雖危迫浸不可為然亦當背城一戰同死社稷

則不失國君之義也不能以此自明而徙東奔西走無所休息復奚為耶金人佔據中原傳世十葉故綱目亦不得不以中國諸候之例待之噫以千乘之君不能自強而下效匹夫賤夫之行輕身而走謂之何哉自走蔡州金氏之亡于茲決矣特書曰走深貶之也

廣義嗚呼昔也金虜使毒于徽欽今也蒙古使毒于金人報復之理何足怪哉易屯之上六曰乘君班如泣血漣如其守緒之謂乎

蒙古以孔子措襲封衍聖公

從耶律楚材之請也

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蹬山降其衆而還

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岵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擣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未幾丁順復破默侯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破其七珙名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我招之乎儀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懐招安榜以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岵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下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籍崖谷山為之赭殺其將烏舍並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丙夜蓐食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

六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隠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

發明凡與讐戰皆春秋之所予是故莊公及齊師戰于乾時敗績君子以為能與讐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敗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讐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讐與之戰也今宋師之戰乃為復讐而發非乾時之戰可比若以復讐舉之則此戰為義戰而直書大敗以示榮也則其義亦深切矣

八月史嵩之以兵會蒙古將塔齊爾伐金取唐州金使穆延烏登等行省院事於息州

蒙古都元帥塔齊爾使王檝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庫哩黑漢戰死城遂降官軍駐于息州之南降者曰衆息州刺史烏庫哩呼嚕懼請益兵以為備金主以參政知事穆延烏登簽書樞密院富珠哩中羅索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乃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横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呼嚕畏縮命斥爾九往代之塔察兒爾傳勒呼之從孫也

發明 書伐金何予嵩之也自金人南下江沱宴安數世矣有能以復讐為念者綱目之所予也取者收奪之名唐州宋之故地今既克之曷不書復而書取蓋復讐固為義師然與夷狄合謀借兵報怨是乃不能辨其強弱則雖成功亦可醜矣故不書復而書取所以深罪宋也噫用仇伐仇又安

可恃哉此綱目予而未盡予之詞也

九月朔日食○金人來乞糧不許

金使完顏阿固岱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赴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為贖朕若受則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脣亡齒寒乃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固岱至朝廷不許

發明 宋立國江左奄奄不振久矣前書金來請和不許次書罷金歲幣此書乞糧不許亦足以

少舒神人之憤中國之氣庶幾仲矣然從可見中國有必報之讐人心有必奮之志金之已殘破不足平焉其與晋人運糧以濟符丕之意者詎不大相懸絶哉宋人此舉差强人意故特書于册以予之爾

蒙古塔齊爾圍金蔡州冬十月史嵩之使孟珙等帥師會之

九月金主拜天子節度使廳羣臣倍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齊爾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

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齊爾大喜益脩攻具斷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役降金吁沙呼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一月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城籍民丁防守民力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齊爾約南北軍毋相犯十二月塔齊爾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鈎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旦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

立待遂鑒隄潭果決入如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富珠哩中羅索帥精鋭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東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强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羅索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隳其城先是呼沙呼命築寨浚濠為備及西城隳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呼沙呼擒三面精鋭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絶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縶或為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柵御敵兵戰而還殺廐馬以犒將

士然其勢不可為已

金徐州降于蒙古行省右丞相完顏薩布死之

時徐州節度使郭野驢約源州叛將麻琮襲破徐州徐州將士以度州被圍又廹於蒙古兵謀出降薩布弗從恐被執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卒自縊死麻琮遂以州降蒙古

發明薩布誠可謂不辱君命者矣行省徐州為君死守或勸出降毅然不從事不可為自縊而死寧不謂之烈大夫乎嗚呼薩布甫亡城弗克守金事至此可哀也已特書死之深予之也

以史彌遠為太師左丞相鄭清之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薛極為樞密使喬行簡陳貴誼參知政事○封史彌

遠為會稽郡王奉朝請彌遠尋卒

彌遠拜左相一日以疾求觧政詔彌遠有定策大功勤勞王室宜加優禮於是授保寧昭信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二子一婿五孫皆加官秩越八日而卒彌遠為相凡二十六年既專且久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冑所為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廷朝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憸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已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

發明　南宋姦臣若秦檜彌遠惡均罪等然秦檜之卒曷為書死而彌遠獨書卒乎原其情也彌遠誅侂冑則討賊之心公收名賢則輔君之義正雖有廢立之嫌濟王之死漸貶正士然擁寧立理未必非公而豈若秦檜欺君辱國忘恥事讐而遺害於社稷君父之比也故檜書死而彌遠則書卒

苟不權其輕事而槩書以示貶又何以為王道之權衡哉此秦檜彌遠是非之斷也

十一月刑部侍郎楊成大等有罪免

時成大權刑部侍郎有旨黜之提舉鴻禧觀刑部尚書兼給事中莫澤論成大暴很貪婪苟賤無恥遂寢祠命既而臺臣交劾莫澤貪淫忮害工部尚書李知孝侵欲無厭皆罷之盖三人皆黨附史彌遠排斥諸賢而成大尤心術險巇凡可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為之四方賂遺列置堂廡導賓客觀之欲其效尤雖知孝亦鄙其為人至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卒皆貶死天下快之

發明 成大黨附彌遠驟得美官排斥諸賢竊據高位誠朝廷之所宜黜也帝能免之宜矣故特書有罪以示貶

廣義 戒大等既曰有罪何不去其官盖書其官者所以見理宗爵及惡德也有罪免者又所以見其罰不當罪也學者味之其義得矣

詔改元

史彌遠卒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收召賢才擢之朝廷下詔改明年紀元端平

曾從龍宣繒免○以洪咨夔王遂為監察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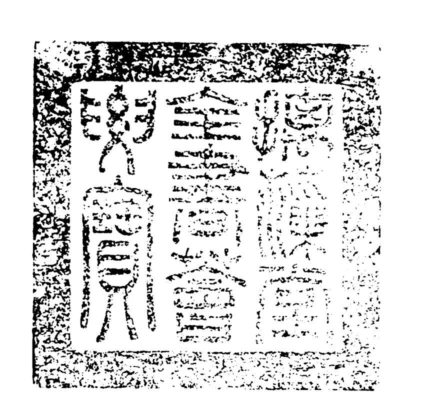
帝親政五十即召咨夔為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翌日與王遂益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

而先論之因上疏乞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以致平治之道且劾資政殿學士袁韶仇視善類諂附史彌遠諂奪韶祠禄又論趙善湘鄭損陳晐納賂史彌遠怙勢肆姦失江淮荆襄蜀漢人心罪狀顯著詔善湘有討李全功特寢免晐損皆落職

十二月薛極免

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九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劉汝藻

謄錄監生臣殷軺